

呂氏春秋



呂氏春秋卷第十二

季冬紀第十二 士節 介立 誠廉 不侵 序意

一日季冬之月日在婺女婺女北方宿昏婁中且氏中婁西北氏東昏婁中且氏

其帝顓頊其神玄冥其蟲介其音羽律中大呂大呂陰律也音羽律中大呂

其臭朽其祀行祭先腎鴈北鄉鵲始巢乳雉雒天子居玄堂右个玄堂北向

命有司大儺旁磔出土牛以送寒氣旁磔犬羊於四方征鳥厲疾乃畢行山川

之祀及帝之大臣天地之神祇是月也命漁師始漁天子親往乃嘗魚

先薦寢廟冰方盛水澤復復亦盛也復或作複凍重索也命取冰冰已入令告民出五

種出之於窮簡擇之也命司農計耦耕事計會也耦合也修耒耜具田器命樂師大合吹

而罷乃命四監收秩薪柴以供寢廟及百祀之薪燎四監者周制天子畿內分為百縣縣

呂氏春秋卷十二

乳雉雒高注詩云雉之朝
雉向求其雌乳卵也高引
詩自以雉雌釋乳畢遂改
從月令文非也

高不必與鄭同畢衍歷字殊誤

有四郡郡有一大夫監之是月也日窮于次月窮于紀星迴于天數將幾終歲將更

始專於農民無有所使天子乃與卿大夫飭國典論時令以待來歲之

宜乃命太史次諸侯之列賦之犧牲次其列位賦斂其犧牲也以供皇天上帝社稷

之享乃命同姓之國供寢廟之芻豢寢廟祖廟也令宰歷卿大夫至於庶民

土田之數而賦之犧牲以供山林名川之祀宰歷於周禮為太宰凡在天下九州

之民者無不咸獻其力以供皇天上帝社稷寢廟山林名川之祀行之

是令此謂一終三旬二日三旬二日者十日一旬也二十日為二旬後一旬在新月故曰三旬二日季冬行

秋令則白露蚤降介蟲為妖四鄰入保行春令則胎夭多傷國多固疾

命之曰逆行夏令則水潦敗國時雪不降冰凍消釋

季冬紀

二曰士之為人當理不避其難臨患忘利遺生行義視死如歸有如此

當重分字畢氏衍之誤

者國君不得而友天子不得而臣大者定天下其次定一國必由如此人者也故人主之欲大立功名者不可不務求此人也賢主勞於求人而佚於治事齊有北郭騷者結罟罟捆蒲葦織葩履以養其母猶不足踵門見晏子曰願乞所以養母晏子之僕謂晏子曰此齊國之賢者也其義不臣乎天子不友乎諸侯於利不苟取於害不苟免今乞所以養母是說夫子之義也必與之晏子使人分倉粟分府金而遺之辭金而受粟有閒晏子見疑於齊君出奔過北郭騷之門而辭北郭騷沐浴而出見晏子曰夫子將焉適晏子曰見疑於齊君將出奔北郭子曰夫子勉之矣晏子上車太息而歎曰嬰之亡豈不宜哉亦不知士甚矣晏子行北郭子召其友而告之曰說晏子之義而嘗乞所以養母焉吾聞之曰養及親者身伉其難伉當今晏子見疑吾將以身死白之著衣冠令其

友操劍奉筓而從造於君庭求復者曰

闔生案復者謁者也

晏子天下之賢者也

去則齊國必侵矣必見國之侵也不若先死請以頭託白晏子也因謂

其友曰盛吾頭於筓中奉以託退而自刎也其友因奉以託其友謂觀

者曰北郭子爲國故死吾將爲北郭子死也又退而自刎齊君聞之大

駭乘駟而自追晏子及之國郊

駟傳車也

請而反之晏子不得已而反聞北

郭騷之以死白已也曰嬰之亡豈不宜哉亦愈不知士甚矣

士節

三曰以貴富有人易以貧賤有人難今晉文公出亡周流天下窮矣賤矣而介子推不去有以有之也反國有萬乘而介子推去之無以有之也能其難不能其易此文公之所以不王也晉文公反國介子推不官受賞自爲賦詩曰有龍于飛周徧天下五蛇從之爲之丞輔龍反其鄉

得其處所四蛇從之得其露雨一蛇羞之橋死於中野懸書公門而伏

於山下

畢云橋疑是稿御覽無

文公聞之曰謫此必介子推也避舍變服令士庶人

曰有能得介子推者爵上卿田百萬或遇之山中負釜蓋登問焉曰請

問介子推安在應之曰夫介子推苟不欲見而欲隱吾獨焉知之遂背

而行終身不見人心之不同豈不甚哉今世之逐利者早朝晏退焦膺

乾隘日夜思之猶未之能得今得之而務疾逃之介子推之離俗遠矣

東方有士焉曰爰旌目將有適也而餓於道狐父之盜曰丘見而下壺

餐以饋之爰旌目三饋之而後能視曰子何爲者也曰我狐父之人丘

也爰旌目謫曰汝非盜邪胡爲而食我吾義不食子之食也兩手據地

而吐之不出喀喀然遂伏地而死鄭人之下韃也

韃邑名也義則未聞畢云一本作鑿古昏

字此即說韓滅鄭一事觀下云韓荆趙更可見鄭人之即韓矣

莊躡之暴郢也

莊躡大盜郢楚都

秦人之圍長

平也韓荆趙此三國者之將帥貴人皆多驕矣其士卒衆庶皆多壯矣因相暴以相殺脆弱者拜請以避死其卒遞而相食不辨其義冀幸以得活如爰旌目已食而不死矣惡其義而不肯不死今此相爲謀豈不遠哉。

介立

一作立意

四曰石可破也而不可奪堅丹可磨也而不可奪赤堅與赤性之有也性也者所受於天也非擇取而爲之也豪士之自好者其不可漫以污也亦猶此也昔周之將興也有士二人處於孤竹曰伯夷叔齊二人相謂曰吾聞西方有偏伯焉似將有道者今吾奚爲處乎此哉二子西行如周至於岐陽則文王已沒矣武王卽位觀周德則王使叔旦就膠鬲於次四內四內地名而與之盟曰加富三等就官一列爲三書同辭血之以

牲埋一於四內皆以一歸又使保召公就微子開於共頭之下共頭水名名畢

云即共首山在河內共縣而與之盟曰世為長侯守殷常祀相奉桑林宜私孟諸猶相

使也使奉桑林之樂孟諸澤名為私邑也為三書同辭血之以牲埋一於共頭之下皆以一

歸伯夷叔齊聞之相視而笑曰譎異乎哉此非吾所謂道也昔者神農

氏之有天下也時祀盡敬而不祈福也其於人也忠信盡治而無求焉

樂正與為正樂治與為治不以人之壞自成也不以人之庠自高也今

周見殷之僻亂也而遽為之正與治上謀而行貨阻丘而係威也畢云疑

是兵保特也割牲而盟以為信因四內與共頭以明行揚夢以說衆宣揚武王滅殷

之夢以喜衆民殺伐以要利以此紹殷是以亂易暴也吾聞古之士遭乎治世

不避其任遭乎亂世不為苟在今天下闡周德衰矣與其竝乎周以漫

吾身也不若避之以潔吾行二子北行至首陽之下而餓焉人之情莫

王云奚道何由也以字不當
人所加汝綸謂以字不當
衍凡呂覽虛字多有非今
人所知者此文有以字固
自通也

不有重莫不有輕有所重則欲全之有所輕則以養所重伯夷叔齊此
二士者皆出身棄生以立其意輕重先定也

闔生案此
出亦訓去

誠廉

五曰天下輕於身而士以身爲人以身爲人者如此其重也而人不知
以奚道相得賢主必自知士故士盡力竭智直言交爭而不辭其患豫
讓公孫弘是矣當是時也智伯孟嘗君知之矣世之人主得地百里則
喜四境皆賀得士則不喜不知相賀不通乎輕重也湯武千乘也而士
皆歸之桀紂天子也而士皆去之孔墨布衣之士也萬乘之主千乘之
君不能與之爭士也自此觀之尊貴富大不足以來士矣必自知之然
後可豫讓之友謂豫讓曰子之行何其惑也子嘗事范氏中行氏諸侯
盡滅之而子不爲報至於智氏而子必爲之報何故豫讓曰我將告子

其故范氏中行氏我寒而不我衣我饑而不我食而時使我與千人共其養是衆人畜我也夫衆人畜我者我亦衆人事之至於智氏則不然出則乘我以車入則足我以養衆人廣朝而必加禮於吾所是國士畜我也夫國士畜我者我亦國士事之豫讓國士也而猶以人之於己也爲念又況於中人乎孟嘗君爲從公孫弘謂孟嘗君曰君不若使人西觀秦王意者秦王帝王之主也君恐不得爲臣何暇從以難之意者秦王不肖主也君從以難之未晚也孟嘗君曰善願因請公往矣公孫弘敬諾以車十乘之秦秦昭王聞之而欲醜之以辭以觀公孫弘公孫弘見昭王昭王曰薛之地小大幾何公孫宏對曰百里昭王笑曰寡人之國地數千里猶未敢以有難也今孟嘗君之地方百里而因欲以難寡人猶可乎公孫宏對曰孟嘗君好士大王不好士昭王曰孟嘗君之好

士何如公孫宏對曰義不臣乎天子不友乎諸侯得意則不慙爲人君
不得意則不屑爲人臣如此者三人能治可爲管商之師管仲商鞅說義聽
行其能致主霸王策作能致其主霸王如此者五人萬乘之嚴主辱其使者退而
自刎也必以其血汗其衣有如臣者七人昭王笑而謝焉曰客胡爲若
此寡人善孟嘗君欲客之必謹諭寡人之意也公孫宏敬諾公孫宏可
謂不侵矣昭王大王也孟嘗君千乘也立千乘之義而不可凌可謂士
矣

不侵

維秦八年歲在涪灘

秦始皇即位八年也歲在申名涪灘

秋甲子朔朔之日良人請問十二

紀良人君子也

文信侯曰

呂不韋封洛陽號文信侯

嘗得學黃帝之所以誨顓頊矣爰有

大圜在上大矩在下

圓天也方地也矩

汝能法之爲民父母蓋聞古之清世是

此段自上壽夭吉凶私慮
心狂引脈其指深隱吾疑
其為嫪毐謀亂而作殆恐
禍將逮已也逾年而毒誅
矣

法天地凡十二紀者所以紀治亂存亡也所以知壽夭吉凶也上揆之

天下驗之地中審之人若此則是非不可無所遁矣天曰順順維生

地曰固固維寧人曰信信維聽三者咸當無為而行行也者行其理也

行數循其理平其私夫私視使目盲私聽使耳聾私慮使心狂三者皆

私設精則智無由公智不公則福日衰災日隆以日倪而西望知之

而盛跌而衰人之盛衰於此西望日暮也故曰倪而西望之也趙襄子游於囿中至於梁馬卻不冒進

青莽為參乘一作青游襄子曰進視梁下類有人青莽進視梁下豫讓卻寢

佯為死人叱青莽曰去長者吾且有事畢云選注無吾字是長者讓自謂也闔生案吾字當有青

莽曰少而與子友子且為大事而我言之是失相與友之道子將賊吾

君而我不言之是失為人臣之道如我者惟死為可乃退而自殺青莽

非樂死也重失人臣之節惡廢交友之道也青莽豫讓可謂之友也

序意

一作廉孝

呂氏春秋卷第十二

呂氏春秋卷第十三

有始覽第一 應同 去尤 聽言 謹聽 務本 諭大

一曰天地有始天微以成地寒以形

塞實也

天地合和生之大經也以寒

暑日月晝夜知之以殊形殊能異宜說之夫物合而成離而生知合知
成知離知生則天地平矣平也者皆當察其情處其形天有九野地有
九州上有九山山有九塞澤有九藪風有八等水有六川何謂九野中
央曰鈞天其星角亢氐東方曰蒼天其星房心尾東北曰變天其星箕
斗牽牛北方曰玄天其星婺女虛危營室西北曰幽天其星東壁奎婁
西方曰顯天其星胃昂畢西南曰朱天其星觜嚙參東井南方曰炎天
其星輿鬼柳七星東南曰陽天其星張翼軫何謂九州河漢之間爲豫
州周也兩河之間爲冀州晉也河濟之間爲兗州衛也東方爲青州齊

也泗上為徐州魯也東南為揚州越也南方為荊州楚也西方為雍州

秦也北方為幽州燕也何謂九山會稽太山會稽山在今稽山郡為東嶽也

王屋首山太華王屋在河東垣縣東北濟水所出也首山在蒲阪之南

岐山太行羊腸孟門岐山在右扶風美陽縣西北周家所邑太行在河

陽縣何謂九塞大汾冥阨荆阮方城大汾處未聞冥阨荆阮方城皆在

塞直轅冥阨以殺井陘令疵句注居庸殺在弘農通池縣西井陘在常

擊吳人者也擊吳人者也何謂九藪吳之具區具區在吳楚之雲夢

未聞句注在鴈門居庸在上未聞句注在鴈門居庸在上何謂九藪吳之具區具區在吳楚之雲夢

雲夢在南秦之陽華陽華在鳳翔或晉之大陸魏獻子所敗猶梁之圃

田圃田在今宋之孟諸孟諸在梁國齊之海隅隅猶趙之鉅鹿廣阿燕

之大昭大昭今太原郡是也畢云大昭何謂八風東北曰炎風融風東

方曰滔風一曰滔風東南曰熏風一曰清風南方曰巨風一曰

凱風西南曰淒風一曰涼風西方曰颺風一曰閭風西北曰厲風一曰不周風畢

北方曰寒風一曰莫風何謂六川河水赤水遼水黑水江水淮水河出崑崙

阪赤水出其東南阪遼水出砥石山自塞北東流直至遼東之西南入海黑水出崑崙西北阪江水出岷山在蜀西徼外淮水出桐柏山在南

陽平氏縣也凡四海之內東西二萬八千里南北二萬六千里水道八千里

受水者亦八千里通谷六名川六百陸注三千淮南注小水萬數凡四

極以內東西五億有九萬七千里南北亦五億有九萬七千里極星與

天俱游而天極不移極星辰星也冬至日行遠道周行四極命曰玄明遠道

也玄明大明也夏至日行近道乃參于上當樞之下無晝夜白民之南建木之

下日中無影呼而無響蓋天地之中也天地萬物一人之身也此之謂

大同衆耳目鼻口也衆五穀寒暑也此之謂衆異則萬物備也天樹萬

物聖人覽焉以觀其類解在乎天地之所以形雷電之所以生陰陽材

王云參猶值也言正值人上也墨子經篇直參也讀如立則見其參于前之參

物之精人民禽獸之所安平

有始覽

二曰凡帝王者之將興也天必先見祥乎下民黃帝之時天先見大蠪大螻黃帝曰土氣勝土氣勝故其色尚黃其事則土也則法及禹之時天先見草木秋冬不殺禹曰木氣勝木氣勝故其色尚青其事則木及湯之時天先見金刃生於水湯曰金氣勝金氣勝故其色尚白其事則金及文王之時天先見火赤烏銜丹書集于周社文王曰火氣勝火氣勝故其色尚赤其事則火代火者必將水天且先見水氣勝水氣勝故其色尚黑其事則水水氣至而不知數備將徙于土天爲者時而不助農於下助猶成也類固相召氣同則合聲比則應鼓宮而宮動鼓角而角動平地注水水流溼均薪施火火就燥山雲草莽水雲魚鱗旱雲煙火雨雲

水波無不皆類其所生以示人故以龍致雨以形逐影師之所處必生
棘楚禍福之所自來衆人以爲命安知其所夫覆巢毀卵則鳳凰不至
刳獸食胎則麒麟不來乾澤涸漁則龜龍不往物之從同不可爲記子
不遮乎親臣不遮乎君遮後退也君同則來異則去故君雖尊以白爲黑臣
不能聽父雖親以黑爲白子不能從黃帝曰芒芒昧昧因天之威與元
同氣故曰同氣賢於同義同義賢於同力同力賢於同居同居賢於同
名帝者同氣王者同義霸者同力勤者同居則薄矣亡者同名則脩矣
其智彌猶者其所同彌猶其智彌精者其所同彌精故凡用意不可不
精夫精五帝三王之所以成也成齊類同皆有合故堯爲善而衆善至
桀爲非而衆非來商箴云天降災布祥並有其職以言禍福人或召之
也故國亂非獨亂也又必召寇獨亂未必亡也召寇則無以存矣凡兵

之用也用於利用於義攻亂則脆脆則攻者利攻亂則義義則攻者榮榮且利中主猶且爲之況於賢主乎故割地寶器卑辭屈服不足以止攻惟治爲足治則爲利者不攻矣爲名者不伐矣凡人之攻伐也非爲利則因爲名也名實不得國雖彊大者曷爲攻矣解在乎史墨來而輟不襲衛趙簡子可謂知動靜矣

畢云事見召類篇

名類

一名應同畢云名當作召

三曰世之聽者多有所尤多有所尤則聽必悖矣所以尤者多故其要必因人所喜與因人所惡東面望者不見西牆南鄉視者不覩北方意有所在也人有亡鈇者意其鄰之子視其行步竊鈇也顏色竊鈇也言語竊鈇也動作態度無爲而不竊鈇也扣其谷而得其鈇他日復見其鄰之子動作態度無似竊鈇者其鄰之子非變也已則變矣變也者無

似韓子

他有所尤也。邾之故法爲甲裳以帛。綴以帛公息忘謂邾君曰：不若以組。

凡甲之所以爲固者以滿竅也。今竅滿矣而任力者半耳。且組則不然。

竅滿則盡任力矣。邾君以爲然曰：將何所以得組也？公息忘對曰：上用

之則民爲之矣。邾君曰：善。下令令官爲甲，必以組。公息忘知說之行也。

因令其家皆爲組，人有傷之者曰：公息忘之所以欲用組者，其家多爲

組也。邾君不說，於是復下令令官爲甲，無以組。此邾君之有所尤也。爲

甲以組而便，公息忘雖多爲組，何傷也。以組不便，公息忘雖無組，亦何

益也。爲組與不爲組，不足以繫公息忘之說。用組之心不可不察也。魯

有惡者。醜惡其父出而見商咄，反而告其鄰曰：商咄不若吾子矣。且其子

至惡也。商咄至美也。彼以至美不如至惡，尤乎愛也。故知美之惡，知惡

之美，然後能知美惡矣。莊子曰：以瓦投者翔，以鈎投者戰，以黃金投者

殆其祥一也而有所殆者必外有所重者也外有所重者泄蓋內掘畢云

淮南作是故所重者在外則內魯人可謂外有重矣解在乎齊人之欲

得金也及秦墨者之相妒也皆有所乎尤也畢云兩事皆見去宥篇老聃則得之

矣若植木而立乎獨必不合於俗則何可擴矣

去尤

四曰聽言不可不察不察則善不善不分善不善不分亂莫大焉三代

分善不善故王今天下彌衰聖王之道廢絕世主多盛其歡樂歡一作觀大

其鐘鼓侈其臺榭苑囿以奪人財輕用民死以行其忿老弱凍餒夭隤

壯狡汙盡窮屈加以死虜攻無辜之國以索地誅不辜之民以求利而

欲宗廟之安也社稷之不危也不亦難乎今人曰某氏多貨其室培溼

守狗死其勢可穴也則必非之矣曰某國饑其城郭庠其守具寡可襲

似譏秦王

意同莊子逃空虛之說

穀言似用莊子穀音

而篡之則不非之乃不知類矣周書曰往者不可及來者不可待賢明
 其世謂之天子故當今之世有能分善不善者其王不難矣善不善本
 於義不於愛愛利之爲道大矣夫流於海者行之旬月見似人者而喜
 矣及其暮年也見其所嘗見物於中國者而喜矣夫去人滋久而思不
 滋深歎亂世之民其去聖王亦久矣其願見之日夜無閒故賢王秀士
 之欲憂黔首者不可不務也功先名事先功言先事不知事惡能聽言
 不知情惡能當言其與人穀言也其有辯乎其無辯乎穀言善言
 辯別也造父
 始習於大豆蠡門始習於甘蠅御大豆射甘蠅而不徙人以爲性者也
專學不徙
 以得深術不徙之所以致遠追急也所以除害禁暴也凡人亦必有所
 習其心然後能聽說不習其心習之於學問不學而能聽說者古今無
 有也解在乎白圭之非惠子也畢云見
 不屈篇公孫龍之說燕昭王以偃兵及

應空洛之遇也畢云說偃兵見應言篇空孔穿之議公孫龍翟翦之難

惠子之法此四士者之議皆多故矣不可不獨論畢云二事亦見淫辭篇

聽言

五曰昔者禹一沐而三捉髮一食而三起以禮有道之士通乎已之不足也通乎已之不足則不與物爭矣愉易平靜以待之使夫自得之因然而然之使夫自言之亡國之主反此乃自賢而少人少人則說者持容而不極極至聽者自多而不得自多自賢也雖有天下何益焉是乃冥之昭亂之定毀之成危之寧以冥為明以亂為定以毀為成以危為寧也故殷周以亡比干以死諄而不足以舉恃不可勝舉故人主之性莫過乎所疑而過於其所不疑不過乎所不知而過於其所以知故雖不疑雖已知必察之以法揆之以量驗之以數若此則是非無所失而舉措無所過矣夫堯惡得賢天下

以已同字

而試舜惡得賢天下而試禹何以得賢於天下能用舜禹斷之於耳而已矣耳之

可以斷也反性命之情也今夫惑者非知反性命之情其次非知觀於

五帝三王之所以成也則奚自知其世之不可也奚自知其身之不逮

也太上知之其次知其不知不知則問不能則學周箴曰夫自念斯學

德未暮暮晚學賢問三代之所以昌也不知而自以為知百禍之宗也名

不徒立功不自成國不虛存必有賢者賢者之道牟而難知妙而難見

牟猶大也故見賢者而不聳則不惕於心不惕於心則知之不深不深知賢

者之所言不祥莫大焉主賢世治則賢者在在上主不肖世亂則賢者在

下今周室既滅而天子已絕亂莫大於無天子無天子則彊者勝弱衆

者暴寡以兵相殘不得休息今之世當之矣故當今之世求有道之士

則於四海之內山谷之中僻遠幽閒之所若此則幸於得之矣得之則

何欲而不得何爲而不成太公釣於滋泉遭紂之世也故文王得之而
王文王千乘也紂天子也天子失之而千乘得之知之與不知也諸衆
齊民不待知而使不待禮而令若夫有道之士必禮必知然後其智能
可盡解在乎勝書之說周公可謂能聽矣齊桓公之見小臣稷魏文侯
之見田子方也皆可謂能禮士矣

畢云案勝書說周公見精論篇
齊桓魏文二事皆見下賢篇

謹聽

六曰嘗試觀上古記三王之佐其名無不榮者其實無不安者功大也
詩云有暉淒淒興雲祁祁雨我公田遂及我私三王之佐皆能以公及
其私矣俗主之佐其欲名實也與三王之佐同而其名無不辱者其實
無不危者無公故也皆患其身不貴於國也而不患其主之不貴於天
下也皆患其家之不富也而不患其國之不大也此所以欲榮而愈辱

此盡與賈同王懷祖說亦如

欲安而益危安危榮辱之本在於主主之本在於宗廟宗廟之本在於

民民之治亂在於有司易曰復自道何其咎吉以言本無異則動卒有

喜今處官則荒亂臨財則貪得列近則持諫列位也持諫不公正將衆則罷怯以

此厚望於主豈不難哉今有人於此修身會計則可恥臨財物資盡則

爲己若此而富者非盜則無所取故榮富非自至也緣功伐也今功伐

甚薄而所望厚誣也無功伐而求榮富詐也詐誣之道君子不由人之

議多曰上用我則國必無患用已者未必是也而莫若其身自賢闔生案謂

人之用已莫若其身之自以爲賢也注誤而已猶有患用已於國惡得無患乎已所制也釋

其所制而奪乎其所不制諄未得治國治官可也官小政也若夫內事親外

交友必可得也苟事親未孝交友未篤是所未得惡能善之矣故論人

無以其所未得而用其所已得可以知其所未得矣古之事君者必先

服能然後任必反情然後受主雖過與臣不徒取多過大雅曰上帝臨汝
無貳爾心以言忠臣之行也解在鄭君之間被瞻之義也畢云見薄疑
應衛嗣君以無重稅此二士者皆近知本矣畢云薄疑事

務本

七日昔舜欲旗古今而不成

旗覆也畢云旗當與基同乃極盡之義一作宿一作揭

既足以成帝矣禹欲帝

而不成既足以正殊俗矣湯欲繼禹而不成既足以服四荒矣武王欲
及湯而不成既足以王道矣五伯欲繼三王而不成既足以爲諸侯長
矣孔丘墨翟欲行大道於世而不成既足以成顯名矣夫大義之不成
既有成矣已畢云二字當衍其一夏書曰天子之德廣運乃神乃武乃文故務在事
事在大畢云二字地大則有常祥不庭岐毋羣抵天翟不周皆獸名也山大則有虎豹
熊蟻蛆水大則有蛟龍鼃鼉鮪商書曰五世之廟可以觀怪廟者鬼神

之所在

此殆亦感燬毒而作

萬夫之長可以生謀空中之無澤陂也井中之無大魚也新林之無長木也凡謀物之成也必由廣大衆多長久信也季子曰燕雀爭善處於一室之下子母相哺也媻媻焉相樂也自以爲安矣竈突決則火上焚棟燕雀顏色不變是何也乃不知禍之將及己也爲人臣免於燕雀之智者寡矣夫爲人臣者進其爵祿富貴父子兄弟相與比周於一國媻媻焉相樂也以危其社稷其爲竈突近也而終不知也其與燕雀之智不異矣故曰天下大亂無有安國一國盡亂無有安家一家皆亂無有安身此之謂也故小之定也必恃大大之安也必恃小小大貴賤交相爲恃然後皆得其樂定賤小在於貴大解在乎薄疑說衛嗣君以王術杜赫說周昭文君以安天下

見務大論

及匡章之難惠子以王齊王也

畢云此見愛類篇

諭大

呂氏春秋卷十三

呂氏春秋卷第十四

孝行覽第二 本味 首時 義賞 長攻 慎人 遇合 必已

此其微諷遷母與

一曰凡為天下治國家必務本而後末所謂本者非耕耘種殖之謂務
其人也務其人非貧而富之寡而衆之務其本也務本莫貴於孝人主
孝則名章榮下服聽天下譽人臣孝則事君忠處官廉臨難死士民孝
則耕芸疾守戰固不罷北御覽罷
作敗夫孝三皇五帝之本務而萬事之紀
也執一術而百善至百邪去天下從者其惟孝也故論人必先以所親
而後及所疏必先以所重而後及所輕今有人於此行於親重而不簡
慢於輕疏則是篤謹孝道孝於親以及人之親故
不敢簡慢於輕疏者先王之所以治天下
也故愛其親不敢惡人敬其親不敢慢人愛敬盡於事親光耀加於百
姓究於四海此天子之孝也曾子曰身者父母之遺體也行父母之遺

體敢不敬乎居處不莊非孝也事君不忠非孝也莅官不敬非孝也朋友不篤非孝也戰陳無勇非孝也五行不遂災及乎親敢不敬乎商書曰刑三百罪莫重於不孝曾子曰先王之所以治天下者五貴德貴貴貴老敬長慈幼此五者先王之所以定天下也所謂貴德爲其近於聖也所謂貴貴爲其近於君也所謂貴老爲其近於親也所謂敬長爲其近於兄也所謂慈幼爲其近於弟也曾子曰父母生之子弗敢殺父母置之子弗敢廢父母全之子弗敢闕故舟而不游道而不徑能全支體以守宗廟可謂孝矣養有五道修宮室安牀第節飲食養體之道也樹五色施五采列文章養目之道也正六律龡五聲雜八音養耳之道也熟五穀烹六畜龡煎調養口之道也龡顏色說言語敬進退養志之道也此五者代進而厚用之可謂善養矣樂正子春下堂而傷足瘳而數

月不出猶有憂色門人問之曰夫子下堂而傷足瘳而數月不出猶有憂色敢問其故樂正子春曰善乎而問之吾聞之曾子曾子聞之仲尼父母全而生之子全而歸之不虧其身不損其形可謂孝矣君子無行咫尺而忘之余忘孝道是以憂故曰身者非其私有也嚴親之遺躬也民之本教曰孝其行孝曰養養可能也敬爲難敬可能也安爲難安可能也卒爲難父母既沒行其身無遺父母惡名可謂能終矣仁者仁此者也禮者履此者也義者宜此者也信者信此者也彊者彊此者也樂自順此生也刑自逆此作也

孝行覽

二曰求之其本經旬必得求之其末勞而無功功名之立由事之本也得賢之化也非賢其孰知乎事化故曰其本在得賢有佻氏女子采桑

此殆見疑于始皇而追感
子楚之事

得嬰兒于空桑之中

仇讀曰莘

獻之其君其君令焮人養之

焮猶也

察其所以

然曰其母居伊水之上孕夢有神告之曰曰出水而東走毋顧明日視

曰出水告其鄰東走十里而顧其邑盡為水身因化為空桑故命之曰

伊尹此伊尹生空桑之故也長而賢湯聞伊尹使人請之有佻氏有佻

氏不可伊尹亦欲歸湯湯於是請取婦為婚有佻氏喜以伊尹媵女故

賢主之求有道之士無不在也為有道之士求賢主無不行也相得然

後樂不謀而親不約而信相為殫智竭力犯危行苦志懽樂之此功名

所以大成也固不獨

也固必

士有孤而自恃人主有奮而好獨者則名號

必廢熄社稷必危殆故黃帝立四面堯舜得伯陽續耳然後成

黃帝使人四面出求

賢立以為佐故曰立四面也伯陽續耳皆賢人

凡賢人之德有以知之也伯牙鼓琴鍾子期聽之方

鼓琴而志在太山鍾子期曰善哉乎鼓琴巍巍乎若太山少選之閒而

志在流水。鍾子期又曰：善哉乎鼓琴，湯湯乎若流水。鍾子期死，伯牙破琴絕絃，終身不復鼓琴。以爲世無足復爲鼓琴者。非獨琴若此也。賢者亦然。雖有賢者而無禮以接之，賢奚由盡忠？猶御之不善，驥不自千里也。湯得伊尹，祓之於廟，爇以燿火，爨以犧，馘以燿火，於枯泉燭以照。明日設朝而見之，說湯以至味。湯曰：可對而爲乎？畢云：對當作得。對曰：君之國小，不足以具之爲天子。然後可具。夫三羣之蟲，三羣謂水、居、肉。水居者腥，肉攫者臊，草食者羶，臭惡猶美，皆有所以。凡味之本，水最爲始。五味三材，三才：水、火、木。九沸九變，火爲之紀。時疾時徐，滅腥去臊，除羶，必以其勝，無失其理。勝去其臭，得其中適。調和之事，必以甘酸苦辛鹹先後多少。其齊甚微，皆有自起。齊和也。鼎中之變，精妙微纖，口弗能言，志不能喻。若射御之微，陰陽之化，四時之數，故久而不弊，熟而不爛，甘而不濃，畢云：濃乃環之訛，酉陽雜俎：酒食甘而不濃。

王云雋鱸當作鱸燕鱸與
嵩同說文舊嵩周燕也

酸。而。不。酷。尹畢云玉篇引伊曰酸而不饜鹹。而。不。減。辛。而。不。烈。澹。而。不。薄。肥。而。不。臞。

肉。之。美。者。猩。猩。之。脣。獾。獾。之。炙。獾名獾讀如雋。鱸。之。翠。鳥名也黎厥也畢云廣雅驛驛也說文作驛

鬻骨也玉篇脾述。蕩。之。擊。獸名擊讀如旄。象。之。約。伯旄九約王逸注約屈也

鳥尾上肉也流。沙。之。西。丹。山。之。南。有。鳳。之。丸。凡古非沃。民。所。食。沃國

屈疑是屈之訛玉。篇。云。短。尾。也。魚。之。美。者。洞。庭。之。鱖。東。海。之。鮪。醴。水。之。魚。名。曰。朱。鼈。六。足。有。珠。百。碧。

畢云百當作若碧青色珠也翟。水。之。魚。名。曰。鱖。其。狀。若。鯉。而。有。翼。善水在西極常。從。西。海。

夜。飛。游。於。東。海。菜。之。美。者。崑。崙。之。蘋。蘋水藻也壽。木。之。華。指。姑。之。東。齊民要術引作

姑括中。容。之。國。有。赤。木。玄。木。之。葉。焉。餘。瞽。之。南。南。極。之。崖。有。菜。其。名。曰。嘉。

樹。其。色。若。碧。陽。華。之。芸。陽華乃華陽山芸芳菜也雲。夢。之。芹。說文具。區。之。菁。具區澤名

浸。淵。之。草。名。曰。土。英。浸淵深也和。之。美。者。陽。樸。之。薑。招。搖。之。桂。陽樸在蜀郡招搖山

名在越。駱。之。菌。鱧。鮓。之。醯。越駱國名大。夏。之。鹽。宰。揭。之。露。其。色。如。玉。夏大

冀州之原屬下謂冀原之果有沙棠也

所以致之屬下為文言致此備味須美馬也

澤名在西北宰揭山名處未聞畢長澤之卵長澤大澤在西飯之美者

玄山之禾不周之粟玄山處則未聞不陽山之際南海之秬崑崙之南

關西謂之鑿黑黍也水之美者三危之露三危西崑崙之井泉沮江之丘

名曰搖水沮漸如江水曰山之水高泉之山其上有涌泉焉畢云曰山當

中山經冀州之原皆西方之果之美者沙棠之實沙棠常山之北投淵

之上鳥崑崙有百果焉羣帝所食箕山之東青鳥之所有甘櫨焉箕山在潁川

龍之匹遺風之乘匹乘皆馬名周禮七尺以非先為天子不可得而具

天子不可彊為必先知道道者止彼在己已成而天子成天子成則至

味具故審近所以知遠也成己所以成人也聖王之道要矣豈越越多

業哉越越輕易之貌越越輕易之貌業事也

呂氏春秋卷十四 本味 首馬 四

本味

三曰聖人之於事似緩而急似遲而速以待時王季歷困而死文王苦

之有不忘美里之醜時未可也武王事之夙夜不懈亦不忘王門之辱

畢云王門即玉門

立十二年而成甲子之事時固不易得太公望東夷之士也

欲定一世而無其主聞文王賢故釣於渭以觀之伍子胥欲見吳王而不得客有言之於王子光者見之而惡其貌不聽其說而辭之客請之

王子光王子光曰其貌適吾所甚惡也客以聞伍子胥伍子胥曰此易

故也

故事

願令王子居於堂上重帷而見其衣若手請因說之王子許

衣見

若手者爲說霸國之說也

伍子胥說之半王子光舉帷搏其手而與之坐說畢王子

光大說伍子胥以爲有吳國者必王子光也退而耕于野七年王子光代吳王僚爲王任子胥子胥乃修法制下賢良選練士習戰鬪六年然

報酬也亦謂伊呂注非

後大勝楚于柏舉九戰九勝追北千里昭王出奔隨遂有郢親射王宮
鞭荊平之墳三百鄉之耕非忘其父之讎也待時也墨者有田鳩欲見
秦惠王留秦三年而弗得見客有言之於楚王者往見楚王楚王說之
與將軍之節以如秦至因見惠王告人曰之秦之道乃之楚乎固有近
之而遠遠之而近者時亦然有湯武之賢而無桀紂之時不成有桀紂
之時而無湯武之賢亦不成聖人之見時若步之與影不可離故有道
之士未遇時隱匿分竄勤以待時時至有從布衣而為天子者有從千
乘而得天下者有從卑賤而佐三王者有從匹夫而報萬乘者故聖人
之所貴唯時也水凍方固固堅也后稷不種后稷之種必待春故人雖智
而不遇時無功方葉之茂美終日采之而不知不知其盡也秋霜既下衆林皆
羸事之難易不在小大務在知時鄭子陽之難獠狗潰之

子陽鄭相嚴
猛國人逐獠

子狗因殺陽也。齊高國之難失牛潰之衆因之以殺子陽。高國當其時，狗牛猶

可以爲人唱，而况乎以人爲唱乎？飢馬盈廐，嘆然嘆然無聲未見芻也。飢狗

盈窖，嘆然未見骨也。見骨與芻，動不可禁。亂世之民，嘆然未見賢者也。

見賢人則往，不可止；往者非其形心之謂乎？齊以東帝困於天下，而魯

取徐州、邯鄲，以壽陵困於萬民，而衛取繭氏。壽陵魏邑，趙兼有之。萬民不附，是以衛人取其繭氏。

之邑也。以魯衛之細而皆得志於大國，遇其時也。故賢主、秀士之欲憂黔

首者，亂世當之矣。天不再與，時不久留，能不兩工，事在當之。

首時一作晉時

四曰：春氣至則草木產，秋氣至則草木落，產與落或使之，非自然也。故使之者至物無不爲使之者，不至物無可爲古之人。審其所以使，故物莫不爲用。賞罰之柄，此上之所以使也。其所以加者，義則忠信親愛之。

此譏秦之貴詐方上首功

道彰久彰而愈長民之安之若性此之謂教成教成則雖有厚賞嚴威弗能禁故善教者不以賞罰而教成教成而賞罰弗能禁用賞罰不當亦然姦偽賊亂貪戾之道興久興而不息民之讎之若性戎夷胡貉巴越之民是以闔生案以讀已雖有厚賞嚴罰弗能禁郢人之以兩版垣也吳起變之而見惡楚人以兩版築垣吳起衛人也楚以為將變其兩版教之用四楚俗習久見怨也賞罰易而民安樂氏羌之民其虜也不憂其係纆而憂其死不焚也皆成乎邪也故賞罰之所加不可不慎且成而賊民昔晉文公將與楚人戰於城濮召咎犯而問曰楚衆我寡奈何而可咎犯對曰臣聞繁禮之君不足於文繁戰之君不足於詐足猶厭也君亦詐之而已文公以咎犯言告雍季雍季曰竭澤而漁豈不獲得而明年無魚焚藪而田豈不獲得而明年無獸詐偽之道雖今偷可後將無復不可復行非長術也文公用咎犯之言而敗楚人於城

濮反而爲賞雍季在上左右諫曰城濮之功咎犯之謀也君用其言而賞後其身或者不可乎文公曰雍季之言百世之利也咎犯之言一時之務也焉有以一時之務先百世之利者乎孔子聞之曰臨難用詐足

以卻敵反而尊賢足以報德文公雖不終始足以霸矣園生案終字絕句始如始可言

與詩也賞重則民移之民移之則成焉成乎詐其成毀雖成必毀其勝敗雖勝

必敗天下勝者衆矣而霸者乃五乃猶文公處其一知勝之所成也居五

一勝而不知勝之所成與無勝同秦勝於戎而敗乎殺楚勝於諸夏而

敗乎柏舉武王得之矣得猶故一勝而王天下衆詐盈國不可以爲安

患非獨外也亦從內發之也趙襄子出圍賞有功者五人高赦爲首畢云史作高共一作

赫張孟談曰晉陽之中赦無大功賞而爲首何也襄子曰寡人之國危

社稷殆身在憂約之中與寡人交而不失君臣之禮者惟赦吾是以先

之仲尼聞之曰襄子可謂善賞矣賞一人而天下之爲人臣莫敢失禮爲六軍則不可易北取代東迫齊令張孟談踰城潛行與魏桓韓康期而擊智伯斷其頭以爲觴遂定三家豈非用賞罰當邪

義賞

五曰凡治亂存亡安危彊弱必有其遇然後可成各一則不設故桀紂雖不肖其亡遇湯武也遇湯武天也非桀紂之不肖也湯武雖賢其王遇桀紂也遇桀紂天也非湯武之賢也若桀紂不遇湯武未必亡也桀紂不亡雖不肖辱未至於此若使湯武不遇桀紂未必王也湯武不王雖賢顯未至於此故人主有大功不聞不肖亡國之主不聞賢譬之若良農辯土地之宜謹耕耨之事未必收也然而收者必此人也始在於遇時雨遇時雨天地也非良農所能爲也越國大饑王恐召范蠡而謀

范蠡曰王何患焉今之饑此越之福而吳之禍也夫吳國甚富而財有餘其王年少智寡才輕好須臾之名不思後患王若重幣卑辭以請糴於吳則食可得也食得其卒越必有吳而王何患焉越王曰善乃使人請食於吳吳王將與之伍子胥進諫曰不可與也夫吳之與越接土隣境道易人通仇讎敵戰之國也非吳喪越越必喪吳若燕秦齊晉山處陸居豈能踰五湖九江越十七院以有吳哉故曰非吳喪越越必喪吳今將輸之粟與之食是長吾讎而養吾仇也財匱而民恐悔無及也不若勿與而攻之固其數也此昔吾先王之所以霸且夫饑代事也

代更也

猶淵之與阪誰國無有吳王曰不然吾聞之義兵不攻服仁者食饑餓今服而攻之非義兵也饑而不食非仁體也不仁不義雖得十越吾不爲也遂與之食不出三年而吳亦饑使人請食於越越王弗與乃攻之

夫差爲禽楚王欲取息與蔡乃先佯善蔡侯而與之謀曰吾欲得息奈

何蔡侯曰息夫人吾妻之姨也吾請爲饗息侯與其妻者而與王俱因

而襲之闕生案楚王曰諾於是與蔡侯以饗禮入於息因與俱遂取息

旋舍於蔡又取蔡趙簡子病召太子而告之曰我死已葬服衰而上夏

屋之山以望夏屋山代太子敬諾簡子死已葬服衰召大臣而告之曰

願登夏屋以望大臣皆諫曰登夏屋以望是游也服衰以游不可襄子

曰此先君之命也寡人弗敢廢羣臣敬諾襄子上於夏屋以望代俗其

樂甚美於是襄子曰先君必以此教之也及歸慮所以取代乃先善之

代君好色請以其弟姊妻之畢云弟代君許諾弟姊已往所以善代者

乃萬故馬郡宜馬代君以善馬奉襄子代馬襄子謁於代君而請觴之

馬郡盡闕生案當作進列先令舞者置兵其羽中數百人羽舞者先

呂氏春秋卷十四 長攻 八

之狀之猶是也畢衍之字
誤

具大金斗代君至酒酣反斗而擊之一成腦塗地一成一舞者操兵以
鬪盡殺其從者因以代君之車迎其妻其妻遙聞之狀磨笄以自刺
故趙氏至今有刺笄之證一作山與反斗之號此三君者其有所自而
得之不備遵理然而後世稱之有功故也有功於此而無其失雖王可
也

長攻

六曰功名大立天也。爲是故因不慎其人不可。夫舜遇堯天也。舜耕於
歷山陶於河濱釣於雷澤天下說之秀士從之入也。夫禹遇舜天也。禹
周於天下以求賢者事利黔首事治也黔首民也水潦川澤之湛滯壅塞可通
者禹盡爲之人也。夫湯遇桀武遇紂天也。湯武修身積善爲義以憂苦
於民人也。舜之耕漁其賢不肖與爲天子同其未遇時也。以其徒屬堀

地財五穀財取水利編蒲葦結罟網手足胼胝不居居止然後免於凍餒之

患其遇時也登為天子賢士歸之萬民譽之丈夫女子振振殷殷無不

戴說振振殷盛也畢云選注引此作輒輒啟莫不載悅舜自為詩曰普天之

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所以見盡有之也盡有之賢非加也

盡無之賢非損也時使然也百里奚之未遇時也亡虢而虜晉飯牛於

秦傳鬻以五羊之皮公孫枝得而說之獻諸繆公三日請屬事焉繆公

曰買之五羊之皮而屬事焉無乃天下笑乎公孫枝對曰信賢而任之

君之明也讓賢而下之臣之忠也君為明君臣為忠臣彼信賢境內將

服敵國且畏夫誰暇笑哉繆公遂用之謀無不當舉必有功非加賢也

使百里奚雖賢無得繆公必無此名矣今焉知世之無百里奚哉故人

主之欲求士者不可不務博也孔子窮於陳蔡之閒七日不嘗食藜藿

不糝宰予備矣

備當作憊 憊極也

孔子弦歌於室顏回擇菜於外子路與子貢

相與而言曰夫子遂於魯削迹於衛伐樹於宋窮於陳蔡殺夫子者無

罪藉夫子者不禁夫子弦歌鼓舞未嘗絕音蓋君子之無所醜也若此

乎顏回無以對入以告孔子孔子慨然推琴喟然而歎曰由與賜小人

也召吾語之子路與子貢入子貢曰如此者可謂窮矣孔子曰是何言

也君子達於道之謂達窮於道之謂窮今丘也拘仁義之道

畢云拘莊子風俗通

竝作抱以遭亂世之患其所也何窮之謂故內省而不疚於道臨難而不

失其德大寒既至霜雪既降吾是以知松柏之茂也昔桓公得之莒文

公得之曹越王得之會稽陳蔡之阨於丘其幸乎孔子烈然返瑟而弦

烈然返瑟莊子作削然反琴

子路抗然執干而舞

抗莊子作扞

子貢曰吾不知天之高也

不知地之下也古之得道者窮亦樂達亦樂所樂非窮達也道得於此

則窮達一也為寒暑風雨之序矣故許由虞乎潁陽也虞樂而共伯得乎

共首共伯棄其國隱於共首山而得其志也

慎人順一作人

凡遇為句合也為句時字屬下讀畢校謬甚

七曰凡遇合也時不合必待合而後行故比翼之鳥死乎木比目之魚死乎海孔子周流海內再干世主如齊至衛所見八十餘君委質為弟子者三千人達徒七十人七十人者萬乘之主得一人用可為師不為無人以此游僅至於魯司寇此天子之所以時絕也諸侯之所以大亂也亂則愚者之多幸也幸則必不勝其任矣任久不勝則幸反為禍其幸大者其禍亦大非禍獨及已也故君子不處幸不為苟必審諸已然後任任然後動凡能聽說者必達乎論議者也世主之能識論議者寡所遇惡得不苟凡能聽音者必達於五聲人之能知五聲者寡所善惡

不生謂無子當出者注誤

此皆怨秦王之不柄任而用異已者故詞多感憤不平之氣

得·不·苟·客·有·以·吹·籟·見·越·王·者·羽·角·宮·徵·商·不·繆·越·王·不·善·爲·野·音·而
反·善·之·也野鄙說·之·道·亦·有·如·此·者·也·人·有·爲·人·妻·者·人·告·其·父·母·曰·嫁
不·必·生·也·衣·器·之·物·可·外·藏·之·以·備·不·生·其·父·母·以·爲·然·於·是·令·其·女
常·外·藏·姑·媼·知·之·曰·爲·我·婦·而·有·外·心·不·可·畜·因·出·之·婦·之·父·母·以·謂
爲·已·謀·者·以·爲·忠·終·身·善·之·亦·不·知·所·以·然·矣·宗·廟·之·滅·天·下·之·失·亦
由·此·矣·故·曰·遇·合·也·無·常·說·適·然·也·若·人·之·於·色·也·無·不·知·說·美·者·而
美·者·未·必·遇·也·故·媼·母·執·乎·黃·帝·黃帝說之黃·帝·曰·厲·女·德·而·弗·忘·與·女·正
而·弗·衰·雖·惡·奚·傷·付與女以內正也若·人·之·於·滋·味·無·不·說·甘·脆·而·甘·脆·未·必
受·也·文·王·嗜·昌·蒲·菹·孔·子·聞·而·服·之·縮·額·而·食·之·三·年·然·後·勝·之·人·有
大·臭·者·其·親·戚·兄·弟·妻·妾·知·識·無·能·與·居·者·自·苦·而·居·海·上·海·上·人·有
說·其·臭·者·晝·夜·隨·之·而·弗·能·去·說·亦·有·若·此·者·陳·有·惡·人·焉·曰·敦·洽·讎

麋椎賴廣顏色如漆赭垂眼臨鼻長肘而齧

畢云齧即戾字選注引作齧股

陳侯見而

甚說之外使治其國內使制其身楚合諸侯陳侯病不能往使敦洽讎

麋往謝焉楚王怪其名而先見之客有進狀有惡其名言有惡狀

闔生案文

有譌脫楚王怒合大夫而告之曰陳侯不知其不可使是不知也知而使

之是侮也侮且不智不可不攻也興師伐陳三月然後喪惡足以駭人

言足以喪國而友之足於陳侯而無上也至於亡而友不衰

友愛無有出其上者

夫不宜遇而遇者則必廢宜遇而不遇者此國之所以亂世之所以衰

也天下之民其苦愁勞務從此生凡舉人之本太上以志其次以事其

次以功三者弗能國必殘亡羣孽大至身必死殃年得至七十九猶

尚幸賢聖之後反而孽民是以賊其身豈能獨哉

遇合

必廢屬下爲句注誤

八曰外物不可必。故龍逢誅比干，戮箕子，狂惡來死，桀紂亡人主，莫不欲其臣之忠而忠，未必信。故伍員流乎江，囊宏死藏其血，三年而為碧。親莫不欲其子之孝而孝，未必愛。故孝已疑，曾子悲。莊子行於山中，見木甚美，長大枝葉盛茂，伐木者止其旁而弗取，問其故曰：無所可用。莊子曰：此以不材得終其天年矣。出於山及邑，舍故人之家。舍止也故人喜具酒肉，令豎子為殺鴈饗之。豎子請曰：其一鴈能鳴，一鴈不能鳴，請奚殺？主人之公曰：殺其不能鳴者。明日弟子問於莊子曰：昔者山中之木以不材得終天年，主人之鴈以不材死，先生將何以處？莊子笑曰：周將處於材，不材之閒；材不材之閒，似之而非也。故未免乎累。若夫道德則不然，無訝無訾。莊子作無譽無疵一龍一蛇與時俱化，而無官專為一上一下以禾為量。禾和也而浮游乎萬物之祖，物物而不物於物，則胡可得而累。

此神農黃帝之所法若夫萬物之情人倫之傳則不然成則毀大則衰

廉則剽剽 廉利也 剽 缺傷也尊則虧直則翫翫 尊高也 翫 曲也合則離愛則隳多智則謀不肖

則欺多智則人欺 詐之胡可得而必牛缺居上地大儒也下之邯鄲遇

盜於耦沙之中耦沙 蓋地名也盜求其橐中之載則與之求其車馬則與之

求其衣被則與之牛缺出而去列子作 步而去盜相謂曰此天下之顯人也今

辱之如此此必愬我於萬乘之主萬乘之主必以國誅我我必不生不

若相與追而殺之以滅其迹於是相與趨之趨 逐行三十里及而殺之此

以知故也盜知牛缺 為賢人故孟賁過於河先其五畢云古伍 字作五船人怒而以楫撻

其頭撻 辱顧不知其孟賁也中河孟賁瞋目而視船人髮植目裂鬢指

舟中之人盡揚播入於河使船人知其孟賁弗敢直視直 涉無先者 無 敢

先孟 賁也又況於辱之乎此以不知故也不知孟賁 為勇士也知與不知皆不足恃其

惟和調近之猶未可必近無愁難猶未可必也蓋有不辨和調者則和調有不免

也宋桓司馬有寶珠抵罪出亡王使人問珠之所在曰投之池中於是

竭池而求之無得魚死焉此言禍福之相及也紂為不善於商而禍充

天地和調何益闔生案言天下皆亂則和調亦未必免也注誤張毅好恭門閭帷薄聚居衆無不

趨過之必趨與隸嫫媯小童無不敬以定其身定安也不終其壽內熱而死單

豹好術離俗棄塵不食穀實不衣苳溫苳絮也身處山林巖堀以全其生

不盡其年而虎食之孔子行道而息馬逸食人之稼野人取其馬子貢

請往說之畢辭野人不聽有鄙人始事孔子者曰請往說之因謂野人

曰子不耕於東海吾不耕於西海也吾馬何得不食子之禾其野人大

說相謂曰說亦皆如此其辯也獨如嚮之人獨猶孰也嚮之人謂子貢也解馬而與

之說如此其無方也而猶行術方也外物豈可必哉君子之自行也敬人而

不必見敬愛人而不必見愛敬愛人者已也見敬愛者人也君子必在
已者不必在人者也必在已無不遇矣

必已

一作本知
一作不遇

呂氏春秋卷第十四終

呂氏春秋卷第十五

慎大覽第三 權勳 下賢 報更 順說 不廣 貴因 察今

一曰賢主愈大愈懼愈彊愈恐凡大者小鄰國也彊者勝其敵也勝其敵則多怨小鄰國則多患多患多怨國雖彊大惡得不懼惡得不恐故賢主於安思危於達思窮於得思喪周書曰若臨深淵若履薄冰以言慎事也桀為無道暴戾頑貪天下顛恐而患之顛驚也患憂也言者不同紛紛

分分其情難得紛紛殺亂也分分恐恨也干辛任威凌轢諸侯以及兆民干辛桀之諛臣也

賢良鬱怨殺彼龍逢以服羣凶衆庶泯泯皆有遠志莫敢直言其生若

驚驚亂貌大臣同患弗周而畔桀愈自賢矜過善非主道重塞國人大崩

湯乃惕懼憂天下之不寧欲令伊尹往視曠夏恐其不信湯由親自射

伊尹畢云曠夏似謂開夏闔生案高注前以曠為察此亦當同之伊尹奔夏三年反報于亳曰桀迷

王云勝克也水經注澠水
東逕左人城南應劭曰左
人城在唐縣西北四十里

諷秦

聽父弟不聽兄君令不行此妖之大者也武王避席再拜之此非貴虜也貴其言也故易曰愬愬履虎尾終吉趙襄子攻翟勝老人中人使使者來謁之畢云晉語列子皆作左人襄子方食搏飯有憂色左右曰一朝而兩城下此人之所以喜也今君有憂色何襄子曰江河之大也不過三日飄風暴雨日中不須臾易曰日中則仄故曰日中不須臾畢今云列子飄風暴雨下有不終朝三字今趙氏之德行無所於積一朝而兩城下亡其及我乎孔子聞之曰趙氏其昌乎夫憂所以為昌也而喜所以為亡也勝非其難者也持之其難者也賢主以此持勝故其福及後世齊荆吳越皆嘗勝矣而卒取亡不達乎持勝也唯有道之王能持勝孔子之勁舉國門之關而不宜以力聞墨子為守攻公輸般服而不宜以兵加善持勝者以術彊弱

慎大覽

二曰利。不可兩。忠不可兼。不去小利則大利不得。不去小忠則大忠不至。故小利大利之殘也。小忠大忠之賊也。聖人去小取大。昔荊龔王與晉厲公戰於鄢陵。荊師敗。龔王傷臨戰。司馬子反渴而求飲。豎陽穀操黍酒而進之。子反叱曰：「嘗。」韓非作嗜退酒也。豎陽穀對曰：「非酒也。」子反曰：「亟退卻也。」說苑作酒也是豎陽穀又曰：「非酒也。」子反受而飲之。子反之爲人也嗜酒甘而不能絕於口。以醉戰。旣罷。龔王欲復戰而謀使召司馬子反。子反辭以心疾。龔王駕而往視之。入幄中聞酒臭而還。曰：「今日之戰不殺親傷所恃者司馬也。而司馬又若此。是忘荊國之社稷而不恤吾衆也。不穀無與復戰矣。」於是罷師去之。斬司馬子反以爲戮。故豎陽穀之進酒也。非以醉子反也。其心以忠也。而適足以殺之。故曰：小忠大忠之賊也。昔者晉獻公使荀息假道於虞。以伐虢。荀息曰：「請以垂棘之璧與屈

產之乘以賂虞公而求假道焉必可得也獻公曰夫垂棘之璧吾先君之寶也屈產之乘寡人之駿也若受吾幣而不吾假道將奈何荀息曰不然彼若不吾假道必不吾受也若受我而假我道是猶取之內府而藏之外府也猶取之內阜而著之外阜也君奚患焉獻公許之乃使荀息以屈產之乘爲庭實而加以垂棘之璧以假道於虞而伐虢虞公濫於寶與馬而欲許之濫宮之奇諫曰不可許也虞之與虢也若車之有輔也車依輔輔亦依車虞虢之勢是也先人有言曰脣竭而齒寒竭亡也畢云韓策作脣揭齒寒注揭猶反也揭字似勝夫虢之不亡也恃虞虞之不亡也亦恃虢也若假之道則虢朝亡而虞夕從之矣奈何其假之道也虞公弗聽而假之道荀息伐虢克之還反伐虞又克之荀息操璧牽馬而報獻公喜曰璧則猶是也馬齒亦薄長矣故曰小利大利之殘也中山之國有瓜絲者智

伯欲攻之而無道也

瓜絲或作仇酉

爲鑄大鐘方車二軌以遺之瓜絲之君將

斬岸堙谿以迎鐘赤章蔓枝諫曰詩云唯則定國我胡以得是於智伯

夫智伯之爲人也貪而無信必欲攻我而無道也故爲大鐘方車二軌

以遺君君因斬岸堙谿以迎鐘師必隨之弗聽有頃諫之君曰大國爲

權而子逆之不祥子釋之赤章蔓枝曰爲人臣不忠貞罪也忠貞不用

遠身可也斷轂而行

山中道狹故斷車轂而去

至衛七日而瓜絲亡欲鐘之心勝也

欲鐘之心勝則安瓜絲之說塞矣

塞不行也

凡聽說所勝不可不審也故太

上先勝

先猶上也

昌國君將五國之兵以攻齊

昌國君樂毅也

齊使觸子將以迎天

下之兵於濟上齊王欲戰使人赴觸子恥而嘗之曰不戰必剗若類掘

若壘觸子苦之欲齊軍之敗於是以天下兵戰戰合擊金而卻之卒北

北走也

天下兵乘之觸子因以一乘去莫知其所不聞其聲達子又帥其

以與也

王云適亦往也

餘卒以軍於秦周無以賞使人請金於齊王秦周齊城門名齊王怒曰若殘豎

子之類謂闔生案豎子謂觸子注非惡能給若金與燕人戰大敗達子死齊王走莒燕人

逐北入國相與爭金於美唐甚多美唐金藏所在此貪於小利以失大利者也

權勳

三曰有道之士固驕人主人主之不肖者亦驕有道之士日以相驕奚

時相得若儒墨之議與齊荆之服矣賢主則不然士雖驕之而已愈禮

之士安得不歸之士所歸天下從之帝句帝也者天下之適也王也者

天下之往也得道之人貴為天子而不驕倨富有天下而不騁夸誇

為布衣而不瘁攝瘁病也攝猶屈也貧無衣食而不憂懾懾狠乎其誠自有也覺

乎其不疑有以也詩云何其久也必有以也桀乎其必不渝移也循乎其與陰陽化

也恩恩乎其心之堅固也恩恩明貌空空乎其不為巧故也空空惑也巧故偽詐迷乎

遠字失韵上下當有脫句

王伯申云望當為埒埒埒為韵汝綸謂王說非此以望與宗窮終為韵

此皆有為而言

其志氣之遠也昏乎其深而不測也畢云文選注引風乎其確乎其節

之不庾也就就乎畢云由與即猶豫其不肖自是鵠乎其羞用智慮

也鵠讀如浩浩大也假乎其輕俗誹譽也以天為法以德為行以道為宗與物

變化而無所終窮精充天地而不竭神覆宇宙而無望無望無界畔也莫知其

始莫知其終莫知其門莫知其端莫知其源其大無外其小無內此之

謂至貴士有若此者五帝弗得而友三王弗得而師去其帝王之色則

近可得之矣闔生案近幾也殆也一作於非是堯不以帝見善繼北面而問焉堯天子

也善繼布衣也何故禮之若此其甚也善繼得道之士也得道之人不

可驕也堯論其德行達智而弗若故北面而問焉此之謂至公非至公

其孰能禮賢周公且文王之子也武王之弟也成王之叔父也所朝於

窮巷之中甕牖之下者七十人文王造之而未遂武王遂之而未成周

行之此論行此之論也

公且抱少主而成之故曰成王不唯以身下士邪齊桓公見小臣稷一日三至弗得見從者曰萬乘之主見布衣之士一日三至而弗得見亦可以止矣桓公曰不然士驚祿爵者固輕其主驚亦輕也其主驚霸王者亦輕其士縱夫子驚祿爵吾庸敢驚霸王乎遂見之不可止世多舉桓公之內行內行雖不修霸亦可矣誠行之此論而內行修王猶少子產相鄭往見壺丘子林與其弟子坐必以年是倚其相於門也夫相萬乘之國而能遺之謀志論行而以心與人相索也索盡其唯子產乎故相鄭十八年刑三人殺二人桃李之垂於行者莫之援也錐刀之遺於道者莫之舉也魏文侯見段干木立倦而不敢息反見翟黃踞於堂而與之言翟黃不說文侯曰段干木官之則不冒祿之則不受今女欲官則相位欲祿則上卿既受吾實又責吾禮無乃難乎故賢主之畜人也不冒受

實者其禮之禮士莫高乎節欲節則令行矣文侯可謂好禮士矣好禮士故南勝荆於連隄東勝齊於長城虜齊侯獻諸天子天子賞文侯以上卿畢云上卿當作上聞史漢注引同謂得上聞於天子也

下賢

四曰國雖小其食足以食天下之賢者其車足以乘天下之賢者其財足以禮天下之賢者與天下之賢者爲徒此文王之所以王也今雖未能王其以爲安也不亦易乎此趙宣孟之所以免也周昭文君之所以顯也孟嘗君之所以卻荆兵也古之大立功名與安國免身者其道無他其必此之由也堪士不可以驕恣屈也畢云堪士疑是洪士昔趙宣孟將上之絳見飢桑之下畢云飢古委字淮南作委桑有餓人臥不能起者宣孟止車爲之下食蠲而饋之再咽而後能視宣孟問之曰女何爲而餓若是對曰臣宦

於絳歸而糧絕羞行乞而憎自取故至於此宣孟與脯二胸拜受而弗

敢食也問其故對曰臣有老母將以遺之宣孟曰斯食之吾更與女

猶斯

也盡乃復賜之脯二束與錢百而遂去之處二年晉靈公欲殺宣孟伏士

於房中以待之因發酒於宣孟

發猶致也

宣孟知之中飲而出靈公令房中

之士疾追而殺之一人追疾先及宣孟之面曰嘻君

舉車也致宜孟使就車也

請為君反死宣孟曰而名為誰反走對曰何以名為臣馮桑下之餓人

也還鬪而死宣孟遂活此書之所謂德幾無小者也宣孟德一士猶活

其身而况德萬人乎故詩曰赳赳武夫侯于城濟濟多士文王以寧

人主胡可以不務哀士

哀愛也

士其難知唯博之為可

博廣也

博則無所遁

矣張儀魏氏餘子也

大夫庶子為餘

將西遊於秦過東周客有語之於昭文君

者曰魏氏人張儀材士也將西遊於秦願君之禮貌之也昭文君見而

自顛蹶之請以下當爲順說篇此分章者之不審也

謂之曰聞客之秦寡人之國小不足以留客雖游然豈必遇哉客或不

遇請爲寡人而一歸也國雖小請與客共之張儀還走北面再拜張儀

行昭文君送而資之至於秦留有閒惠王說而相之張儀所德於天下

者無若昭文君周千乘也重過萬乘也令秦惠王師之逢澤之會魏王

嘗爲御韓王爲右秦會諸侯於逢澤魏王爲昭文君御韓王爲之右也名號至今不忘此張儀之

力也孟嘗君前在於薛荆人攻之涓子髡爲齊使於荆還反過於薛孟

嘗君令人禮貌而親郊送之謂涓子髡曰荆人攻薛夫子弗爲憂文無

以復侍矣涓子髡曰敬聞命矣至於齊畢報王曰何見於荆對曰荆甚

固固護以而薛亦不量其力王曰何謂也對曰薛不量其力而爲先王

立清廟荆固而攻薛薛清廟必危故曰薛不量其力而荆亦甚固齊王

知顏色知猶發也齊策作和曰嘻先君之廟在焉疾舉兵救之由是薛遂全顛蹶

之請坐拜之謁雖得則薄矣故善說者陳其勢言其方見人之急也若自在危厄之中豈用彊力哉彊力則鄙矣說之不聽也任不獨在所說亦在說者

報更

五曰善說者若巧士因人之力以自爲力因其來而與來因其往而與往不設形象與生與長而言之與響圖生案與當作如與盛與衰以之所歸歸終也力雖多材雖勁以制其命圖生案以當作已順風而呼聲不加疾也際高而望目不加明也所因便也惠盎見宋康王康王蹠足謦欬疾言曰寡人之所說者勇有力也不說爲仁義者客將何以教寡人惠盎對曰臣有道於此使人雖勇刺之不入雖有力擊之弗中大王獨無意邪王曰善此寡人所欲聞也惠盎曰夫刺之不入擊之不中此猶辱也臣有道於

此使人雖有勇弗敢刺雖有力不敢擊大王獨無意邪王曰善此寡人
之所欲知也惠盎曰夫不敢刺不敢擊非無其志也臣有道於此使人
本無其志也大王獨無意邪王曰善此寡人之所願也惠盎曰夫無其
志也未有愛利之心也臣有道於此使天下丈夫女子莫不驩然皆欲
愛利之此其賢於勇有力也居四累之上大王獨無意邪王曰此寡人
之所欲得惠盎對曰孔墨是也孔丘墨翟無地爲君無官爲長天下丈
夫女子莫不延頸舉踵而願安利之今大王萬乘之主也誠有其志則
四境之內皆得其利其賢於孔墨也遠矣宋王無以應惠盎趨而出宋
王謂左右曰辨矣客之以說服寡人也宋王俗主也而心猶可服因矣
因則貧賤可以勝富貴矣小弱可以制彊大矣田贊衣補衣而見荆王
荆王曰先生之衣何其惡也田贊對曰衣又有惡於此者也荆王曰可

偃息之義即所謂因也言
田贊能自立其說而不能
因使也注失之
據注及下文則皆上脫役
人二字

得而聞乎對曰甲惡於此王曰何謂也對曰冬日則寒夏日則暑衣無
惡乎甲者贊也貧故衣惡也今大王萬乘之主也富貴無敵而好衣民
以甲臣弗得也意者爲其義邪甲之事兵之事也刈人之頸列人之腹
墮人之城郭刑人之父子也其名又甚不榮意者爲其實邪苟慮害人
人亦必慮害之苟慮危人人亦必慮危之其實人則甚不安之二者臣
爲大王無取焉荆王無以應說雖未大行田贊可謂能立其方矣若夫
偃息之義則未之識也管子得於魯魯束縛而送之使役人載而送之
齊其謳歌而引意林作皆謳歌而引車御覽同管子恐魯之止而殺已也欲速至齊因
謂役人曰我爲汝唱汝爲我和其所唱適宜走役人不倦而取道甚速
管子可謂能因矣役人得其所欲已亦得其所欲以此術也是用萬乘
之國其霸猶少桓公則難與往也往王也言其難與致於王也

順說

六曰智者之舉事必因時時不可必成其人事則不廣成亦可不成亦
 可以其所能託其所不能若舟之與車北方有獸名曰蹶鼠前而兔後
 趨則踏走則顛常為蛩蛩距虛取甘草以與之蹶有患害也蛩蛩距虛
 必負而走此以其所能託其所不能鮑叔管仲召忽三人相善欲相與
 定齊國以公子糾為必立召忽曰吾三人者於齊國也譬之若鼎之有
 足去一焉則不成且小白則必不立矣不若三人佐公子糾也管仲曰
 不可夫國人惡公子糾之母以及公子糾公子小白無母而國人憐之
 事未可知不若令一人事公子小白夫有齊國必此二公子也故令鮑
 叔傅公子小白管子召忽居公子糾所公子糾外物則固難必闔生案
公子糾

下公子糾上疑脫一字或亦傳字也

下疑脫小白二字言公子糾小白皆所謂外物其孰得立固難必也雖然管子之慮近之矣若是而猶不

全也其天邪人事則盡之矣齊攻廩丘趙使孔青將死士而救之與齊

人戰大敗之齊將死得車二千得尸三萬以為二京所獲尸合土葬甯

越謂孔青曰惜矣不如歸尸以內攻之歸尸於齊齊人必怨其將使之

越聞之古善戰者莎隨賁服莎隨猶相守不進不郤舍延尸軍行三十

郤舍以緩其尸使齊人得取之彼得尸而財費乏車甲盡於戰府庫盡於葬此之謂內

攻之孔青曰敵齊不尸則如何闔生案敵下齊字衍疑甯越曰戰而不

勝其罪一與人出而不與人入其罪二與之尸而弗取其罪三民以此

三者怨上上無以使下下無以事上是之謂重攻之甯越可謂知用文

武矣用武則以力勝用文則以德勝文武盡勝何敵之不服晉文公欲

合諸侯咎犯曰不可天下未知君之義也公曰何若咎犯曰天子避叔

帶之難出居于鄭君奚不納之以定大義且以樹譽文公曰吾其能乎

王云迴當為迴溝迴陸當
為迴溝與此同音洞淮南
公傳略通迴造化之母今亦
誤為迴又上德篇迴亦乎
之地高注迴通也迴亦迴

咎犯曰事若能成繼文之業定武之功闢土安疆於此乎在矣事若不
成補周室之闕勤天子之難成教垂名於此乎在矣君其勿疑文公聽
之遂與一作草中之戎驪土之翟定天子于成周於是天子賜之南陽
之地遂霸諸侯舉事義且利以立大功文公可謂智矣此咎犯之謀也
出亡十七年反國四年而霸其聽皆如咎犯者邪管子鮑叔佐齊桓公
舉事齊之東鄙人有常致苦者管子死豎刀易牙用國之人常致不苦
不知致苦卒為齊國良工澤及子孫知大禮知大禮雖不知國可也

不廣

七曰三代所寶莫如因。因則無敵。禹通三江五湖決伊闕溝迴陸注之
東海。因水之力也。迴通舜一徙成邑再徙成都三徙成國而堯授之禪
位。因人之心也。湯武以千乘制夏商。因民之欲也。如秦者立而至有車

也畢云古者車皆立乘故云適越者坐而至有舟也秦越遠塗也崢立安坐而至者

因其械也武王使人候殷反報岐周曰殷其亂矣武王曰其亂焉至對

曰讒慝勝良讒慝勝於忠良也武王曰尙未也又復往反報曰其亂加矣武王

曰焉至對曰賢者出走矣武王曰尙未也又往反報曰其亂甚矣武王

曰焉至對曰百姓不敢誹怨矣武王曰嘻遽告太公太公對曰讒慝勝

良命曰戮賢者出走命曰崩百姓不敢誹怨命曰刑勝刑勝也其亂至矣

不可以駕矣駕加也故選車三百虎賁三千朝要甲子之期而紂爲禽朝

約也要也則武王固知其無與爲敵也因其所用何敵之有矣武王至鮪水

殷使膠鬲候周師武王見之膠鬲曰西伯將何之無欺我也武王曰不

子欺將之殷也膠鬲曰竭至竭何也言以何日來至殷也武王曰將以甲子至殷郊

子以是報矣膠鬲行天雨日夜不休武王疾行不輟軍師皆諫曰卒病

請休之武王曰吾已令膠鬲以甲子之期報其主矣今甲子不至是令膠鬲不信也膠鬲不信也其主必殺之吾疾行以救膠鬲之死也武王果以甲子至殷郊殷已先陳矣至殷因戰大克之此武王之義也人為人之所欲已為人之所惡先陳何益

人謂武王已謂紂也

適令武王不耕而穫武

王入殷聞殷有長者武王往見之而問殷之所以亡殷長者對曰王欲知之則請以日中為期武王與周公旦明日早要期則弗得也武王怪之周公曰吾已知之矣此君子也取不能其主有以其惡告王

闕生案取字疑

誤言既不能於其主又以其惡告王有又也

不忍為也若夫期而不當言而不信此殷之所

以亡也已以此告王矣夫審天者察列星而知四時因也推歷者視月行而知晦朔因也禹之裸國裸入衣出因也墨子見荊王錦衣吹笙因也

墨子好儉非樂而為之因荆王之所欲也

孔子道彌子瑕見釐夫人因也湯武遭亂世臨

苦民揚其義成其功因也。故因則功專則拙。因則成功專則敗拙因者無敵國雖大民雖衆何益。

貴因

此篇獨與秦之時制略同蓋自孝公已來皆如此不章亦與始皇同符者也

命名也

借讀若莊子爲其脗合之脗讀爲渝口脗之命謂方音也

八曰上胡不法先王之法非不賢也爲其不可得而法先王之法經乎上世而來者也人或益之胡可得而法雖人弗損益猶若不可得而法東夏之命古今之法言異而典殊故古之命多不通乎今之言者今之法多不合乎古之法者殊俗之民有似於此其所爲欲同其所爲異口脗之命不愉若舟車衣冠滋味聲色之不同人以自是反以相誹天下之學者多辯言利辭倒不求其實務以相毀以勝爲故。故事也先王之法胡可得而法雖可得猶若不可法凡先王之法有要於時也時不與法俱至法雖今而至猶若不可法故擇先王之成法而法其所

以爲法

擇一
作釋

先王之所以爲法者何也先王之所以爲法者人也而已

亦人也故察已則可以知人察今則可以知古古今一也人與我同耳

有道之士貴以近知遠以今知古以益所見知所不見

益一
字無

故審堂下

之陰而知日月之行陰陽之變見瓶水之冰而知天下之寒魚鼈之藏

也嘗一胛肉而知一鑊之味一鼎之調荆人欲襲宋使人先表隴水隴

水暴益荆人弗知循表而夜涉溺死者千有餘人軍驚而壞都舍嚮其

先表之時可導也今水已變而益多矣荆人尙猶循表而導之此其所

以敗也今世之主法先王之法也有似於此其時已與先王之法虧矣

而曰此先王之法也而法之以爲治豈不悲哉故治國無法則亂守法

而弗變則悖悖亂不可以持國世易時移變法宜矣譬之若良醫病萬

變藥亦萬變病變而藥不變嚮之壽民今爲殤子矣故凡舉事必循法

以動變法者因時而化若此論則無過務矣務猶事也夫不敢議法者衆庶

也以死守者有司也因時變法者賢主也是故有天下七十一聖其法

皆不同非務相反也時勢異也故曰良劍期乎斷不期乎鏌鏘良馬期

乎千里不期乎驥騫騫馬名也夫功名者此先王之千里也楚人有涉

江者其劍自舟中墜於水遽契其舟曰是吾劍之所從墜舟止從其所

契者入水求之舟已行矣而劍不行求劍若此不亦惑乎以此故法爲

其國與此同時已徙矣而法不徙以此爲治豈不難哉有過於江上者

見人方引嬰兒而欲投之江中嬰兒啼人問其故曰此其父善游其父

雖善游其子豈遽善游哉此任物亦必悖矣今國之爲政有似於此

察今

呂氏春秋卷第十五

呂氏春秋卷第十六

先識覽第四 觀世 知接 悔過 樂成 察微 去宥 正名

一曰凡國之亡也。有道者必先去古今一也。地從於城。城不下地不遷城從於

民。民不潰城不壞民從於賢。故賢主得賢者而民得民得而城得。城得而地得

夫地得豈必足行其地人說其民哉。得其要而已矣。夏太史令終古出

其圖法執而泣之。夏桀迷惑暴亂愈甚。太史令終古乃出奔如商。湯喜

而告諸侯曰。夏王無道暴虐百姓窮其父兄。恥其功臣輕其賢良。棄義

聽讒衆庶咸怨。守法之臣自歸于商。殷內史向摯見紂之愈亂迷惑也

於是載其圖法出亡之。周武王大說以告諸侯曰。商王大亂沈于酒德

辟遠箕子爰近姑與息。疏遠箕子而近姑息之臣畢云尸子注姑婦也息小兒也姐已爲政賞罰無方不用

法式殺三不辜。剖比于心折材士之肝列孕婦而觀其胞民大不服守法之臣出奔周國。晉太史

屠黍見晉之亂也見晉公之驕而無德義也以其圖法歸周

屠黍晉出公之太史也

周威公見而問焉曰天下之國孰先亡對曰晉先亡威公問其故對曰臣比在晉也不敢直言示晉公以天妖日月星辰之行多以不當曰是何能爲又示以人事多不義百姓皆鬱怨曰是何能傷又示以鄰國不服賢良不舉曰是何能害如是是知所以亡也故臣曰晉先亡也居三年晉果亡威公又見屠黍而問焉曰孰次之對曰中山次之威公問其故對曰天生民而令有別有別人之義也所異於禽獸麋鹿也君臣上下之所以立也中山之俗以晝爲夜以夜繼日男女切倚固無休息

切磨倚近也

康樂歌謠好悲其主弗知惡此亡國之風也臣故曰中山次之

居二年中山果亡威公又見屠黍而問焉曰孰次之屠黍不對威公固

問焉對曰君次之威公乃懼求國之長者得義蒞田邑而禮之

二人賢者義蒞

說苑作
鑄疇

得史麟趙駢以爲諫臣

說苑作史
理趙巽

去苛令三十九物物以告屠

黍對曰其尙終君之身乎曰

說苑無

臣聞之國之興也天遺之賢人極言

之士國之亡也天遺之亂人善諛之士威公薨肆九月不得葬周乃分

爲二

下棺置地
中謂之肄

故有道者之言也不可重也周鼎著饗饗有首無身

食人未咽害及其身以言報更也

畢云廣雅更償也
闔生案更當訓速

爲不善亦然白圭

之中山中山之王欲留之白圭固辭乘輿而去又之齊齊王欲留之仕

又辭而去人問其故曰之二國者皆將亡所學有五盡何謂五盡曰莫

之必則信盡矣

闔生案莫之必言事無可
必也說苑作必忠殊誤

莫之譽則名盡矣莫之愛

則親盡矣行者無糧居者無食則財盡矣不能用人又不能自用則功

盡矣國有此五者無幸必亡中山齊皆當此若使中山之王與齊王聞

五盡而更之則必不亡矣其患不聞雖聞之又不信然則人主之務在

此亦諷刺之指

乎善聽而已矣夫五割與趙悉起而距軍乎濟上未有益也

中山五割地與趙趙

卒亡之齊悉起軍以距燕人於濟上燕卒破之不能自存故曰未有利益也是棄其所以存而造其所以亡也

先識覽

二曰天下雖有有道之士國猶少千里而有一士比肩也累世而有一聖人繼踵也士與聖人之所自來若此其難也而治必待之治奚由至雖幸而有未必知也不知則與無賢同此治世之所以短而亂世之所以長也故王者不四霸者不六亡國相望囚主相及

言不絕也

不得士則無此

之患此周之所封四百餘服國八百餘今無存者矣雖存皆嘗亡矣

闕生

案言諸國之亡皆由於此畢改此為比殊誤

賢主知其若此也故日慎一日以終其世譬之若

登山登山者處已高矣左右視尚巍巍焉山在其上賢者之所與處有似於此身已賢矣行已高矣左右視尚盡賢於己故周公旦曰不如吾

者吾不與處累我者也與我齊者吾不與處無益我者也惟賢者必與
賢於己者處賢者之可得與處也禮之也主賢世治則賢者在上主不
肖世亂則賢者在下今周室既滅天子既廢亂莫大於無天子無天子
則彊者勝弱者衆者寡寡以兵相剗不得休息而佞進今之世當之矣故
欲求有道之士則於江海之上山谷之中僻遠幽閒之所若此則幸於
得之矣太公釣於滋泉遭紂之世也故文王得之文王千乘也紂天子
也天子失之而千乘得之知之與不知也諸衆齊民不待知而使不待
禮而令若夫有道之士必禮必知然後其智能可盡也晏子之晉見反
裘負芻息於塗者以爲君子也使人問焉曰曷爲而至此對曰齊人累
之畢云累即縲名爲越石父晏子曰譖遽解左驂以贖之載而與歸至舍弗辭
而入越石父怒請絕晏子使人應之曰嬰未嘗得交也今免子於患吾

於子猶未邪越石父曰吾聞君子屈乎不已知者而伸乎已知者吾是

以請絕也晏子乃出見之曰嚮也見客之容而已今也見客之志嬰聞

察實者不留聲言欲察人之功實不復留意考其名聲也觀行者不譏辭欲觀人之至行不譏刺之以辭嬰可以

辭而無棄乎辭謝也謝不敏而弗見棄也越石父曰夫子禮之敢不敬從晏子遂以為

客俗人有功則德德則驕今晏子功免人於阨矣而反屈下之其去俗

亦遠矣此令功之道也晏子新序令功俱作全功列子窮容貌有饑色客有言之於

鄭子陽者曰列禦寇蓋有道之士也居君之國而窮君無乃為不好士

乎鄭子陽令官遺之粟數十秉子列子出見使者再拜而辭使者去子

列子入其妻望而拊心曰聞為有道者妻子皆得逸樂今妻子有饑色

矣君過而遺先生食先生又弗受也豈非命也哉子列子笑而謂之曰

君非自知我也以人之言而遺我粟也至已而罪我也有罪且以人言

此殆言己之所為非秦王所及知也

畢云有下罪字衍有又同莊子作至其罪我也又且以人之言此吾所以不受也其卒民果作難殺子

陽受人之養而不死其難則不義死其難則死無道也死無道逆也子

列子除不義去逆也豈不遠哉且方有饑寒之患矣而猶不苟取先見

其化也先見其化而已動遠乎性命之情也畢云遠疑達字之誤

觀世

三曰人之目以照見之也以瞑則與不見同其所以為照所以為瞑異

瞑士未嘗照故未嘗見瞑者目無由接也無由接而言見誑誑讀誑妄之誑億不

詳審也智亦然其所以接智所以接不智同其所能接所不能接異智者

其所能接遠也愚者其所能接近也所能接近而告之以遠化奚由相

得無由相得說者雖工不能喻矣戎人見纛布者而問之曰何以為之

莽莽也為作也莽莽長大貌也指麻而示之怒曰孰之壤壤也可以為之莽莽也

畢云壤壤紛錯之貌言孰有如此紛錯而可以成長大之幅乎疑人之欺已也故亡國非無智士也非無賢者

也其主無由接故也無由接之患自以為智智必不接今不接而自以

為智悖惑悖若此則國無以存矣主無以安矣智無以接作由而自知弗

智則不聞亡國不聞危君管仲有疾桓公往問之曰仲父之疾病矣困病

也將何以教寡人管仲曰齊鄙人有諺曰居者無載行者無埋闕生案此言居

家者必無理積之物於故所也註誤今臣將有遠行胡可以問桓公曰願

仲父之無讓也管仲對曰願君之遠易牙豎刀常之巫衛公子啓方公

曰易牙烹其子以慊寡人猶尚可疑邪管仲對曰人之情非不愛其子

也其子之忍又將何有於君公又曰豎刀自宮以近寡人猶尚可疑邪

管仲對曰人之情非不愛其身也其身之忍又將何有於君公又曰常

之巫審於死生能去苛病苛鬼病也猶尚可疑邪管仲對曰死生命也苛病

失也

精神失其守故曰失御覽失作本

君不任其命守其本而恃常之巫彼將以此無

不爲也公又曰衛公子啓方事寡人十五年矣其父死而不敢歸哭猶
尙可疑邪管仲對曰人之情非不愛其父也其父之忍又將何有於君
公曰諾管仲死盡逐之食不甘宮不治苛病起朝不肅居三年公曰仲
父不亦過乎孰謂仲父盡之乎於是皆復召而反明年公有病常之巫
從中出曰公將以某日薨易牙豎刀常之巫相與作亂塞宮門築高牆
不通人矯以公令有一婦人踰垣入至公所公曰我欲食婦人曰吾無
所得公又曰我欲飲婦人曰吾無所得公曰何故對曰常之巫從中出
曰公將以某日薨易牙豎刀常之巫相與作亂塞宮門築高牆不通人
故無所得衛公子啓方以書社四十下衛也公慨焉歎涕出曰嗟乎
聖人之所見豈不遠哉若死者有知我將何面目以見仲父乎蒙衣袂

此十三字不當衍畢說誤

而絕乎壽宮蟲流出於戶上蓋以楊門之扇楊門名三月不葬此不卒聽

管仲之言也言一作敗桓公非輕難而惡管子也無由接見也畢云疑見字衍無由

接固卻其忠信而愛其所尊貴也園生案固故同

知接

四曰穴深尋則人之臂必不能極矣八尺曰尋是何也不至故也智亦有所不至所不至說者雖辯爲道雖精不能見矣故箕子窮于商范蠡流乎江昔秦繆公興師以襲鄭蹇叔諫曰不可臣聞之襲國邑以車不過百里以人不過三十里皆以其氣之趨與力之盛至是以犯敵能滅去之能速今行數千里又絕諸侯之地以襲國臣不知其可也君其重圖之繆公不聽也蹇叔送師於門外而哭曰師乎見其出而不見其入也蹇叔有子曰申與視與師偕行蹇叔謂其子曰晉若遏師必於殺女死不

於南方之岸必於北方之岸為吾尸女之易識之易也繆公聞之使人讓蹇

叔曰寡人興師未知何如今哭而送之是哭吾師也蹇叔對曰臣不敢

哭師也臣老矣有子二人皆與師行比其反也非彼死則臣必死矣是

故哭師行過周王孫滿要門而窺之曰嗚呼是師必有疵若無疵吾不

復言道矣夫秦非他周室之建國也過天子之城宜橐甲束兵左右皆

下以為天子禮今衿服回建左不軾而右之衿同也兵服上下無別故曰衿服回建者兵車四乘

也左君位也君不載而車右之不軾圖生案右之超乘者疑當連讀超乘者五百乘力則多矣然而寡禮

安得無疵師過周而東鄭賈人弦高奚施淮南人開訓作蹇他將西市於周道遇

秦師曰嘻師所從來者遠矣此必襲鄭遽使奚施歸告乃矯鄭伯之命

以勞之曰寡君固聞大國之將至久矣大國不至寡君與士卒竊為大

國憂日無所與焉惟恐士卒罷弊與糗糧匱乏何其久也使人臣犒勞

人臣當作下臣

以璧膳以十二牛秦三帥對曰寡君之無使也使其三臣丙也術也視

也於東邊候暗之道

候視也暗也
晉國也

過是以迷惑陷入大國之地不敢固辭

再拜稽首受之三帥乃懼而謀曰我行數千里數絕諸侯之地以襲人未至而人已先知之矣此其備必已盛矣還師去之當是時也晉文公適薨未葬先軫言於襄公曰秦師不可不擊也臣請擊之襄公曰先君薨尸在堂見秦師利而因擊之無乃非爲人子之道歟先軫曰不弔吾喪不憂吾哀是死吾君而弱其孤也若是而擊可大彊臣請擊之襄公不得已而許之先軫遏秦師於殽而擊之大敗之獲其三帥以歸繆公聞之素服廟臨以說於衆曰天不爲秦國使寡人不用蹇叔之諫以至於此患此繆公非欲敗於殽也智不至也智不至則不信言之不信師之不反也從此生故不至之爲害大矣

悔過

醫與醫同語詞也

五曰大智不形大器晚成大音希聲禹之決江水也民聚瓦礫事已成

功已立為萬世利禹之所見者遠也而民莫之知故民不可與慮化舉

始而可以樂成功孔子始用於魯魯人醫誦之曰犇裘而鞞投之無戾

孔子衣麕裘投棄也郵與尤同

鞞而犇裘投之無郵用三年男子行乎塗右女子行乎塗左

財物之遺者民莫之舉大智之用固難踰也

畢云踰當是踰

子產始治鄭使田有

封洫都鄙有服民相與誦之曰我有田疇而子產賦之我有衣冠而子

產貯之孰殺子產吾其與之後三年民又誦之曰我有田疇而子產殖

之我有子弟而子產誨之子產若死其使誰嗣之使鄭簡魯哀當民之

誅訛也而因弗遂用則國必無功矣子產孔子必無能矣非徒不能也

雖罪此於民可也今世皆稱簡公哀公為賢稱子產孔子為能此二君

此以孔子子產自况此猶之也注以二人解正文此字畢以意改未是正

者達乎任人也。舟車之始見也。三世然後安之。夫開善豈易哉。故聽無

事治事治之立也。人主賢也。闔生案聽無事治為句言若聽流言則無治功矣注未明魏攻中山樂羊將已

得中山還反報文侯有賞功之色。貴一作責畢云疑是負文侯知之命主書曰羣臣賓

客所獻書者操以進之主書舉兩篋以進令將軍視之書盡難攻中山

之事也將軍還走北面再拜曰中山之舉非臣之力君之功也當此時

也論士殆之日幾矣。論士議士也殆危幾近闔生案日當為日幾矣下屬幾危也中山之不取也奚宜二篋

哉一寸而亡矣。一方寸之書則亡矣何乃二篋也文侯賢主也而猶若此又況於中主邪中

主之患不能勿為而不可與莫為凡舉無易之事氣志視聽動作無非

是者人臣且孰敢以非是邪疑為哉。闔生案非是邪三字述臣下之疑詞主先自斷則人臣無敢以非是為疑也

皆壹於為則無敗事矣此湯武之所以大立功於夏商而句踐之所以

能報其讎也以小弱皆壹於為而猶若此又況為以彊大乎魏襄王與

羣臣飲酒酣王爲羣臣祝令羣臣皆得志史起興而對曰羣臣或賢或不肖賢者得志則可不肖者得志則不可王曰皆如西門豹之爲人臣也史起對曰魏氏之行田也以百畝鄴獨二百畝是田惡也漳水在其旁而西門豹弗知用是其愚也知而弗言是不忠也愚與不忠不可效也魏王無以應之明日召史起而問焉曰漳水猶可以灌鄴田乎史起對曰可王曰子何不爲寡人爲之史起曰臣恐王之不能爲也王曰子誠能爲寡人爲之寡人盡聽子矣史起敬諾言之於王曰臣爲之民必大怨臣大者死其次乃藉臣臣雖死藉願王之使他人遂之也遂成王也王曰諾使之爲鄴令史起因往爲之鄴民大怨欲藉史起史起不敢出而避之王乃使他人遂爲之水已行民大得其利相與歌之曰鄴有聖令時爲史公決漳水灌鄴旁終古斥鹵生之稻粱使民知可與不可則無

是時秦王殆因民之响响于不韋而疑之故其詞憤

王伯申云愁讀為摯見鄉飲酒義鄭注

所用矣畢云用下脫賢字賢主忠臣不能導愚教陋則名不冠後實不及世矣史

起非不知化也以忠於主也魏襄王可謂能決善矣誠能決善衆雖誼

譁而弗爲變功之難立也其必由响响邪國之殘亡亦猶此也猶與由同故

响响之中不可不味也中主以之响响也止善賢主以之响响也立功

樂成

六曰使治亂存亡若高山之與深谿若白堊之與黑漆則無所用智雖

愚猶可矣且治亂存亡則不然如可知如不可知如可見如不可不見故

智士賢者相與積心愁慮以求之猶尙有管叔蔡叔之事與東夷八國

不聽之謀管蔡作亂東夷八國附從之故治亂存亡其始若秋毫察其秋毫則大物

不過矣過失也魯國之法魯人爲人臣妾於諸侯有能贖之者取其金於

府子貢贖魯人於諸侯來而讓不取其金孔子曰賜失之矣自今以往

魯人不贖人矣取其金則無損於行不取其金則不復贖人矣子路拯

溺者其人拜之以牛子路受之孔子曰魯人必拯溺者矣孔子見之以

細觀化遠也

見始知終故曰觀遠化也

楚之邊邑曰卑梁其處女與吳之邊邑處女桑

於境上戲而傷卑梁之處女卑梁人操其傷子以讓吳人吳人應之不

恭怒殺而去之吳人往報之盡屠其家卑梁公怒曰吳人焉敢攻吾邑

舉兵反攻之老弱盡殺之矣吳王夷昧聞之怒使人舉兵侵楚之邊邑

克夷而後去之

夷平

吳楚以此大隆

隆當作格格闕也

吳公子光又率師與楚人戰

於雞父大敗楚人獲其帥潘子臣小帷子陳夏齧又反伐郢得荆平王

之夫人以歸實爲雞父之戰凡持國太上知始其次知終其次知中三

者不能國必危身必窮孝經曰高而不危所以長守貴也滿而不溢所

以長守富也富貴不離其身然後能保其社稷而和其民人楚不能之

也鄭公子歸生率師伐宋華元率師應之大棘

大棘宋邑

羊斟御明日將

戰華元殺羊斟士羊斟不與焉明日戰怒謂華元曰昨日之事子爲制今日之事我爲制遂驅入於鄭師宋師敗績華元虜夫弩機差以米則不發戰大機也饗士而忘其御也將以此敗而虜豈不宜哉故凡戰必悉熟偏備知彼知己然後可也魯季氏與郈氏鬪雞郈氏介其雞季氏爲之金距季氏之雞不勝季平子怒因侵郈氏之宮而益其宅郈昭伯怒傷之於昭公曰禘於襄公之廟也舞者二人而已其餘盡舞於季氏季氏之無道無上久矣弗誅必危社稷公怒不審乃使郈昭伯將師徒以攻季氏遂入其宮仲孫氏叔孫氏相與謀曰無季氏則吾族也死亡無日矣遂起甲以往陷西北隅以入之三家爲一郈昭伯不勝而死昭公懼遂出奔齊卒於乾侯魯昭聽傷而不辯其義懼以魯國不勝季氏

而不知仲叔氏之恐而與季氏同患也是不達乎人心也不達乎人心位雖尊何益於安也以魯國恐不勝一季氏況於三季同惡固相助權物若此其過也非獨仲叔氏也魯國皆恐魯國皆恐則是與一國爲敵也其得至乾侯而卒猶遠

不薨國內故以爲遠也

察微

七日東方之墨者謝子將西見秦惠王惠王問秦之墨者唐姑果唐姑果恐王之親謝子賢於已也對曰謝子東方之辯士也其爲人甚險將奮於說以取少主也王因藏怒以待之謝子至說王王弗聽謝子不說遂辭而行凡聽言以求善也所言苟善雖奮於取少主何損所言不善雖不奮於取少主何益不以善爲之愆而徒以取少主爲之恃惠王失所以爲聽矣用志若是見客雖勞耳目雖弊猶不得所謂也此史定所

文信當國必有奮而取少主爲讒者後引沈尹華事亦與已相附

愆當爲毅之借字

以得行其邪也

史定

此史定所以得飾鬼以人罪殺不辜羣臣擾亂國

幾大危也人之老也形益衰而智益盛今惠王之老也形與智皆衰邪

荆威王學書於沈尹華昭釐惡之威王好制

制術數也

有中謝佐制者為昭

釐謂威王曰國人皆曰王乃沈尹華之弟子也

中謝官名佐王制法也畢云謝射通

王

不說因疏沈尹華中謝細人也一言而令威王不聞先王之術文學之

士不得進令昭釐得行其私故細人之言不可不察也且數怒人主以

為姦人除路姦路以除而惡壅郤豈不難哉

闕生案以通

夫激矢則遠激水

則旱

畢云淮南作悍旱悍同

激主則悖悖則無君子矣夫不可激者其唯先有度

鄰父有與人鄰者有枯梧樹其鄰之父言梧樹之不善也鄰人遽伐之

鄰父因請而以為薪其人不說曰鄰者若此其險也豈可為之鄰哉此

有所宥也

畢云宥與同

夫請以為薪與弗請此不可以疑枯梧樹之善與不

善也。齊人有欲得金者，清旦被衣冠往鬻金者之所，見人操金攫而奪之，吏搏而束縛之。問曰：「人皆在焉，子攫人之金，何故對吏曰：『殊不見人徒見金耳。』此真大有所宥也。」夫人有所宥者，固以晝爲昏，以白爲黑，以堯爲桀，宥之爲敗亦大矣。亡國之主，其皆甚有所宥邪？故凡人必別宥然後知，別宥則能全其天矣。

去宥

八曰：名正則治，名喪則亂。使名喪者，淫說也。說淫則不可，而然不然，是不是而非，非故君子之說也。足以言賢者之實，不肖者之充而已矣。充亦實也足以喻治之所恃，亂之所由起而已矣。足以知物之情，人之所獲以生而已矣。凡亂者，刑名不當也。人主雖不肖，猶若用賢，猶若聽善，猶若爲可者，其患在乎所謂賢，從不肖也。所爲善而從邪辟，所謂可從

汝綸案從爲也見老丁河
是上注王懷祖改從爲徒非

悖逆也。是刑名異充而聲實異謂也。夫賢不肖善邪辟可悖逆國不亂身不危奚待也。齊潛王是以知說士而不知所謂士也。故尹文問其故而王無以應此公玉丹之所以見信而卓齒之所以見任也。任卓齒而信公玉丹豈非以自讎邪。尹文見齊王齊王謂尹文曰寡人甚好士尹文曰願聞何謂士王未有以應尹文曰今有人於此事親則孝事君則忠交友則信居鄉則悌有此四行者可謂士乎齊王曰此真所謂士已尹文曰王得若人官以爲臣乎王曰所願而不能得也尹文曰使若人於廟朝中廟一作廣深見侮而不鬪王將以爲臣乎王曰否大夫見侮而不鬪則是辱也辱則寡人弗以爲臣矣尹文曰雖見侮而不鬪未失其四行也未失其四行者是未失其所以爲士一矣未失其所以爲士一而王以爲臣失其所以爲士一而王不以爲臣則嚮之所謂士者乃士乎

書之孟侯當如此解此言
 齊爲大國太公所封而桓
 公以霸有管仲能辨名
 實故也今潛王乃以之殘
 國危身潛王蓋以比秦王
 管仲則以自况也

王無以應尹文曰今有人於此將治其國民有非則非之民無非則非
 之民有罪則罰之民無罪則罰之而惡民之難治可乎王曰不可尹文
 曰竊觀下吏之治齊也方若此也王曰使寡人治信若是則民雖不治
 寡人弗怨也意者未至然乎尹文曰言之不敢無說請言其說王之令
 曰殺人者死傷人者刑民有畏王之令深見侮而不敢鬪者是全王之
 令也而王曰見侮而不敢鬪是辱也夫謂之辱者非此之謂也以爲臣
 不以爲臣者罪之也此無罪而王罰之也齊王無以應論皆若此故國
 殘身危走而之穀穀齊邑也如衛如之齊潛王周室之孟侯也孟長太公之
 所以老也桓公嘗以此霸矣管仲之辯名實審也

正名

呂氏春秋卷第十七

審分覽第五 君守 任數 勿躬 知度 慎勢 不二 執一

一日凡人主必審分然後治可以至姦偽邪辟之塗可以息惡氣苛疾

無自至夫治身與治國一理之術也國身治則今以衆地者公作則遲有

所匿其力也分地則速無所匿遲也稼穡入已無主亦有地臣主同地

則臣有所匿其邪矣主無所避其累矣凡爲善難任善易奚以知之人

與驥俱走則人不勝驥矣居於車上而任驥則驥不勝人矣人主好治

人官之事則是與驥俱走也必多所不及矣夫人主亦有車居無去車

則衆善皆盡力竭能矣諂諛諛賊巧佞之人無所竄其姦矣堅窮廉直

忠敦之士畢競勸騁鶩矣人主之車所以乘物也察乘物之理則四極

可有不知乘物而自怙恃奪其智能多其教詔而好自以用若此則

据注官之事當作之官事
後勿躬爲人君而好爲人
官即此好治人官也之事
二字疑衍

自怙恃是秦之積習奪當
爲奮

百官恟擾

恟動 擾亂

少長相越萬邪並起權威分移不可以卒不可以教此

亡國之風也王良之所以使馬者約審之以控其轡而四馬莫敢不盡

力有道之主其所以使羣臣者亦有轡其轡何如正名審分是治之轡

已故按其實而審其名以求其情聽其言而察其類無使放悖夫名多

不當其實而事多不當其用者故人主不可以不審名分也不審名分

是惡壅而愈塞也壅塞之任不在臣下在於人主堯舜之臣不獨義湯

禹之臣不獨忠得其數也桀紂之臣不獨鄙幽厲之臣不獨辟失其理

也今有人於此求牛則名馬求馬則名牛所求必不得矣而因用威怒

有司必誹怨矣牛馬必擾亂矣百官衆有司也萬物羣牛馬也不正其

名不分其職而數用刑罰亂莫大焉夫說以智通而實以過悞

畢云悞音 瞞惑也

譽以高賢而充以卑下

充實 以汗穢之德

隨潔白之蹤任以公

數用刑罰秦之失也

法而處以貪枉用以勇敢而堙以罷怯此五者皆以牛爲馬以馬爲牛名不正也故名不正則人主憂勞勤苦而官職煩亂悖逆矣國之亡也

名之傷也從此生矣白之顧益黑顧反求之愈不得者其此義邪故至治

之務在於正名名正則人主不憂勞矣不憂勞則不傷其耳目之主猶主

性也問而不詔知而不爲和而不矜成而不處止者不行行者不止因刑

而任之不制於物無旨爲使清靜以公神通乎六合德耀乎海外意觀

乎無窮譽流乎無止此之謂定性於大湫大湫猶大寶命之曰無有故得道

忘人乃大得人也夫其非道也闔生案其讀豈也讀邪知德忘知乃大得知也夫

其非德也至知不幾靜乃明幾也夫其不明也大明不小事假乃理事

也夫其不假也莫人不能全乃備能也夫其不全也是故於全乎去能

於假乎去事於知乎去幾所知者妙矣若此則能順其天意氣得游乎

寂寞之字矣。形性得安乎自然之所矣。全乎萬物而不宰澤被天下而莫知其所自始。雖不備五者其好之者是也。

審分覽

二曰得道者必靜靜者無知知乃無知可以言君道也。故曰中欲不出謂之扁外欲不入謂之閉。既扁而又閉天之用密有准不以平有繩不以正。天之大靜既靜而又寧可以爲天下正身以盛心心以盛智智乎深藏而實莫得窺乎。鴻範曰惟天陰隲下民陰之者所以發之也。故曰不出於戶而知天下不窺於牖而知天道其出彌遠者其知彌少。故博聞之人彊識之士闕矣。闕短事耳目深思慮之務敗矣。堅白之察無厚之辯外矣。外棄也不出者所以出之也不爲者所以爲之也。此之謂以陽召陽以陰召陰東海之極水至而反夏熱之下化而爲寒。故曰天無形而

王云羣書治要引此天無形上有吳字至精無象象

當作爲與化韻

萬物以成至精無象而萬物以化大聖無事而千官盡能此乃謂不教之教無言之詔故有以知君之狂也以其言之當也

君自以爲當是狂也

有以知

君之惑也以其言之得也君也者以無當爲當以無得爲得者也當與

得不在於君而在於臣故善爲君者無識其次無事有識則有不備矣

有事則有不恢矣不備不恢此官之所以疑而邪之所從來也今之爲

車者數官然後成夫國豈特爲車哉衆智衆能之所持也不可以一物

一方安車也夫一能應萬無方而出之務者唯有道者能之魯鄙人遺

宋元王閉

閉結不解者也

元王號令於國有巧者皆來解閉人莫之能解兒說

之弟子請往解之乃能解其一不能解其一且曰非可解而我不能解

也固不可解也問之魯鄙人鄙人曰然固不可解也我爲之而知其不

可解也今不爲而知其不可解也是巧於我故如兒說之弟子者以不

解解之也。鄭大師文終日鼓瑟而興，再拜其瑟，前曰：我效於子，效於不

窮也。故若大師文者，以其獸者先之所以中之也。微射其獸走與故思

慮自心傷也。闔生案据注心字衍智差自亡也。差過也闔生案差當訓擇奮能自殃，其有處自狂

也。故至神逍遙倏忽而不見其容，至聖變習移俗而莫知其所從，離世

別羣而無不同，君民孤寡而不可障壅，此則姦邪之情得而險陂讒慝

諂諛巧佞之人無由入，凡姦邪險陂之人必有因也。何因哉？因主之為

人主好以已為則守職者舍職而阿主之為矣。阿主之為有過則主無

以責之，則人主日侵而人臣日得是宜。動者靜宜，靜者動也。尊之為卑

卑之為尊，從此生矣。此國之所以衰而敵之所以攻之者也。奚仲作車

蒼頡作書，后稷作稼，皋陶作刑，昆吾作陶，夏鯀作城，此六人者所作當

矣。然而非主道者，故曰作者憂因者平。惟彼君道得命之情，故任天下

而不彊此之謂全人

君守

秦王之少國事一決不韋
至是蓋頗自決事矣

三曰凡官者以治爲任以亂爲罪今亂而無責則亂愈長矣人主以好
爲示能以好唱自奮人臣以不爭持位以聽從取容是君代有司爲有
司也是臣得後隨以進其業君臣不定耳雖聞不可以聽目雖見不可
以視心雖知不可以舉勢使之也凡耳之聞也藉於靜目之見也藉於
昭心之知也藉於理君臣易操則上之三官者廢矣亡國之主其耳非
不可以聞也其目非不可以見也其心非不可以知也君臣擾亂上下
不分別雖聞曷聞雖見曷見雖知曷知馳騁而因耳矣此愚者之所不
至也不至則不知不知則不信無骨者不可令知冰無骨之蟲有土之
君能察此言也則災無由至矣且夫耳目知巧固不足恃惟脩其數行

其理爲可韓昭釐侯視所以祠廟之牲其豕小昭釐侯令官更之官以

是豕來也昭釐侯曰是非嚮者之豕邪官無以對命吏罪之從者曰君

王何以知之君曰吾以其耳也言識其耳申不害聞之曰何以知其聾以其

耳之聰也何以知其盲以其目之明也何以知其狂以其言之當也故

曰去聽無以聞則聰去視無以見則明去智無以知則公去三者不任

則治三者任則亂以此言耳目心智之不足恃也耳目心智其所以知

識甚闕闕短其所以聞見甚淺以淺闕博居天下安殊俗治萬民其說固

不行博曠固必十里之閒而耳不能聞帷牆之外而目不能見三畝之宮而

心不能知其以東至開梧東極之國南撫多顛南極之國顛意林作顛西服壽靡西極之國靡亦作麻北

懷儋耳北極之國若之何哉故君人者不可不察此言也治亂安危存亡其

道固無二也故至智棄智至仁忘仁至德不德無言無思靜以待時時

莫煤本作煤室王伯申云
煤室當作臺煤文選注引
高注良讀作臺堂是臺讀
作良良為正字臺為借字
選注說文玉篇一切經音
義皆作良煤畢校改為煤
良非也

至。而。應。心。暇。者。勝。凡。應。之。理。清。淨。公。素。而。正。始。卒。焉。此。治。紀。無。唱。有。和。

無。先。有。隨。古。之。王。者。其。所。為。少。其。所。因。多。因。者。君。術。也。為。者。臣。道。也。為。

則。擾。矣。因。則。靜。矣。因。冬。為。寒。因。夏。為。暑。君。奚。事。哉。故。曰。君。道。無。知。無。為。

而。賢。於。有。知。有。為。則。得。之。矣。有。司。請。事。於。齊。桓。公。桓。公。曰。以。告。仲。父。有。

司。又。請。公。曰。告。仲。父。若。是。三。習。者。曰。一。則。仲。父。二。則。仲。父。易。哉。為。君。近習

也。習桓。公。曰。吾。未。得。仲。父。則。難。已。得。仲。父。之。後。曷。為。其。不。易。也。桓。公。得。管。

子。事。猶。大。易。又。況。於。得。道。術。乎。孔。子。窮。乎。陳。蔡。之。閒。藜。羹。不。斟。七。日。不。

嘗。粒。畢云斟乃糲之訛糲以米和羹也前慎人篇作不糲書。寢。顏。回。索。米。得。而。爨。之。幾。熟。孔。子。望。見。

顏。回。攬。其。甑。中。而。食。之。選。閒。選閒須與也食。熟。謁。孔。子。而。進。食。孔。子。佯。為。不。

見。之。孔。子。起。曰。今。者。夢。見。先。君。食。潔。而。後。饋。顏。回。對。曰。不。可。嚮。者。食。煤。

入。甑。中。棄。食。不。祥。回。攬。而。飯。之。煤良煙孔。子。歎。曰。所。信。者。目。也。而。目。猶。

呂氏春秋卷十七 勿躬 五

不可信所恃者心也而心猶不足恃弟子記之知人固不易矣闕生案此戰國

任數

四日人之意苟善雖不知可以為長故李子曰非狗不得兔兔化而狗則不為兔人君而好為人官有似於此其臣蔽之人時禁之人時有君止之者

自蔽則莫之敢禁夫自為人官自蔽之精者也祓簣日用而不藏於篋

祓簣賤物也日用掃除故不藏於篋故用則衰動則暗作則倦衰暗倦三者非君道也大

橈作甲子黔如作虜首虜一作慮畢云疑即隸首作數容成作麻羲和作占日尚儀作

占月畢云尚儀即常儀后益作占歲胡曹作衣夷羿作弓祝融作市儀狄作酒

高元作室虞姁作舟伯益作井赤翼作日乘雅作駕雅一作持苟字云乘杜作乘馬寒哀

作御王冰作服牛史皇作圖巫彭作醫巫咸作筮此二十官者聖人之

臣字衍無者是

所以治天下也。聖王不能二十官之事。然而使二十官盡其巧畢其能。聖王在上故也。聖王之所不能也。所以能之也。所不知也。所以知之也。養其神脩其德而化矣。豈必勞形愁弊耳目哉。是故聖王之德融乎若日之始出。極燭六合而無所窮。屈昭乎若日之光。變化萬物而無所不行。神合乎太一生無所屈。而意不可障。精通乎鬼神深微。爭妙而莫見其形。今日南面百邪自正。而天下皆反其情。黔首畢樂其志。安育其性。而莫為不成。故善為君者。矜服性命之情。而百官已治矣。黔首已親矣。名號已章矣。章明也管子復於桓公。復白曰。墾田大邑。新序大作。瓶韓詩外傳作仞。辟土畢登降辭讓。畢云古戚速。同音邁。即速。進退閑習。臣不若隰朋。請置以為大行。蚤入晏出。犯君顏色。進諫必忠。不辟死亡。不重貴富。臣不若東郭牙。請置以為大諫。臣

畢云外傳新序皆無大字御覽

無臣平原廣城畢云城疑城車不結軌士不旋踵鼓之三軍之士視死

如歸臣不若王子城父請置以為大司馬決獄折中不殺不辜不誣無

罪臣不若弦章管子作賓須無韓非請置以為大理若欲治國彊兵則

五子者足矣君欲霸王則夷吾在此桓公曰善令五子皆任其事以受

令於管子十年九合諸侯一匡天下皆夷吾與五子之能也管子人臣

也。不。任。已。之。不。能。而。以。盡。五。子。之。能。況。於。人。主。乎。人。主。知。能。不。能。之。可

以君民也則幽詭愚險之言無不職矣百官有司之事畢力竭智矣五

帝三王之君民也下固不過畢力竭智也夫君人而知無恃其能勇力

誠信則近之矣凡君也者處平靜任德化以聽其要若此形性彌贏而

耳目愈精百官慎職而莫敢愉縱愉解人事其事以充其名名實相係

之謂知道

王云贏當為贏與盈通
經當為仲夏宮傳宜
注挺緩也後漢賊得寬挺
小挺緩傳變賊也愉即安
李賢并云挺解也愉見
肆日愉之愉愉古作愉見
周官大司徒注

勿躬

五曰明君者非徧見萬物也明於人主之所執也有術之主者非一自
行之也知百官之要也知百官之要故事省而國治也明於人主之所
執故權專而姦止姦止則說者不來而情諭矣情者不飾而事實見矣
此謂之至治至治之世其民不好空言虛辭不好淫學流說賢不肖各
反其質其行情不雕其素闔生案古情誠通情即誠也畢校乙誤蒙厚純樸以事其上若此則
工拙愚智勇懼可得以故易官易官則各當其任矣故有職者安其職
不聽其議無職者責其實以驗其辭此二者審則無用之言不入於朝
矣君服性命之情去愛惡之心用虛無爲本以聽有用之言謂之朝凡
朝也者相與召理義也召致相與植法則也上服性命之情則理義之士
至矣法則之用植矣枉辟邪撓之人退矣貪得僞詐之曹遠矣曹衆故治

呂覽窮極事情其文往往
類韓子亦風氣使然

寶字是

天下之要存乎除姦除姦之要存乎治官治官之要存乎治道治道之
要存乎知性命故子華子曰厚而不博敬守一事正性是喜羣衆不周
而務成一能盡能既成四夷乃平唯彼天符不周而周此神農之所以
長而堯舜之所以章也人主自智而愚人自巧而拙人若此則愚拙者
請矣君自謂智巧故愚拙者從之請也巧智者詔矣詔多則請者愈多矣請者愈多且無不
請也主雖巧智未無不知也以未無不知應無不請其道固窮爲人主
而數窮於其下將何以君人乎窮而不知其窮其患又將反以自多是
之謂重塞之主無存國矣故有道之主因而不爲責而不詔去想去意
靜虛以待不伐之言不奪之事督名審實官使自司以不知爲道以奈
何爲實實一作寶與淮南合堯曰若何而爲及日月之所燭闕生案爲讀化古爲與化通舜曰若何而
服四荒之外禹曰若何而治青北化九陽奇怪之所際皆四夷之遠國也趙襄子

此殆秦王采聽譏彈不韋者

之時以任登為中牟令上計言於襄子曰中牟有士曰膽胥已請見之

畢云韓非作中章胥已是二人闔生案章誤為膽又誤膽詩人民所瞻漢碑易彰是瞻章通也襄子見而以為中大夫相國

曰意者君耳而未之目邪為中大夫若此其易也非晉國之故襄子曰

吾舉登也已耳而目之矣登所舉吾又耳而目之矣是耳目人終無已

也遂不復問而以為中大夫襄子何為任人則賢者畢力人主之患必

在任人而不能用之用之而與不知者議之也絕江者託於船致遠者

託於驥霸王者託於賢伊尹呂尚管夷吾百里奚此霸王者之船驥也

釋父兄與子弟非疏之也任庖人鈞者與仇人僕虜非阿之也持社稷

立功名之道不得不然也猶大匠之為宮室也量小大而知材木矣嘗

功丈而知人數矣嘗相也相功力丈尺而知用人數多少也故小臣呂尚聽而天下知殷周

之王也畢云小臣伊尹也見前管夷吾百里奚聽而天下知齊秦之霸也豈特驥

此自單承賤不必與說苑同畢說未是

古今事考卷十七 慎勢

遠哉夫成王。霸者固有人。亡國者亦有人。桀用羊辛。紂用惡來。宋用唐
鞅。齊用蘇秦。而天下知其亡。非其人而欲有功。譬之若夏至之日。而欲
夜之長也。射魚指天。而欲發之當也。舜禹猶若困而況俗士乎。

知度

六曰失之乎數。求之乎信。疑失之乎勢。求之乎國。危吞舟之魚。陸處則
不勝。螻蟻權鈞。則不能相使。勢等則不能相并。治亂齊則不能相正。故
小大輕重。少多治亂。不可不察。此禍福之門也。凡冠帶之國。舟車之所
通。不用象譯。狄鞮。方三千里。古之王者。擇天下之中而立國。擇國之中
而立宮。擇宮之中而立廟。天下之地方千里。以爲國。所以極治任也。非
不能大也。其大不若小。其多不若少。衆封建。非以私賢也。所以便勢。全
威。所以博義。義博利則無敵。無敵者安。故觀於上世。其封建衆者。其福

秦改封建當文信之時必
已議之此篇之指蓋不廢

封建而強幹弱枝如賈誼
主父偃之說

長其名彰神農十七世有天下與天下同之也王者之封建也彌近彌

大彌遠彌小海上有十里之諸侯以大使小以重使輕以衆使寡此王

者之所以家以完也故曰以滕費則勞以鄒魯則逸滕費小故勞鄒魯大故逸也以宋鄭

則猶倍日而馳也闔生案倍日而馳謂一日而行二日之路喻速也注未明以齊楚則舉而加綱旃而已矣

最大舉綱紀加之於小國而已矣所用彌大所欲彌易湯其無韜武其無岐賢雖十全

不能成功鄒岐湯武之本國假令無之賢雖十倍不能以成功業湯武之賢而猶藉知乎勢又况

不及湯武者乎故以大畜小吉以小畜大滅以重使輕從以輕使重凶

自此觀之夫欲定一世安黔首之命功名著乎槃孟銘篆著乎壺鑑其

勢不厭尊其實不厭多多實尊勢賢士制之以遇亂世王猶尚少天下

之民窮矣苦矣民之窮苦彌甚王者之彌易凡王也者窮苦之救也水

用舟陸用車塗用輶沙用鳩山用樛因其勢也者令行句位尊者其教

受威立者其姦止此畜人之道也故以萬乘令乎千乘易以千乘令乎

一家易以一家令乎一人易嘗識及此雖堯舜不能畢云嘗識及此疑是嘗試反此諸

侯不欲臣於人而不得已其勢不便則奚以易臣權輕重審大小多建

封所以便其勢也王也者勢也王也者勢無敵也勢有敵則王者廢矣

有知小之愈於大少之賢於多者則知無敵矣知無敵則似類嫌疑之

道遠矣故先王之法立天子不使諸侯疑焉立諸侯不使大夫疑焉立

適子不使庶孽疑焉疑生爭爭生亂是故諸侯失位則天下亂大夫無

等則朝廷亂妻妾不分則家室亂適孽無別則宗族亂慎子曰今一免

走百人逐之非一免足爲百人分也由未定由未定堯且屈力而况衆

人乎圖生案積免滿市行者不顧非不欲免也分已定矣分已定人雖鄙

不爭故治天下及國在乎定分而已矣莊王圍宋九月康王圍宋五月

即字是

聲王圍宋十月楚三圍宋矣而不能亡非不可亡也以宋攻楚奚時止

矣

宋無德楚亦無德故

凡功之立也賢不肖彊弱治亂異也齊簡公有臣曰諸御鞅

諫於簡公曰陳成常與宰予之二臣者甚相憎也

畢云闕止字子我諸子遂誤以為宰子

臣恐

其相攻也相攻唯固

闕生案唯讀雖

則危上矣願君之去一人也簡公曰非而

細人所能識也居無幾何陳成常果攻宰予於庭即簡公於廟

畢云說苑即作賊

簡公喟焉太息曰余不能用鞅之言以至此患也失其數無其勢雖悔無聽鞅也與無悔同是不知恃可恃而恃不恃也周鼎著象為其理之通也理通君道也

慎勢

七日聽羣衆人議以治國國危無日矣何以知其然也老耽貴柔孔子貴仁墨翟貴廉關尹貴清子列子貴虛陳駢貴齊陽生貴己

文選注引作楊朱

此疑爲執一篇首

空字是

孫臏貴勢。王廖貴先兒。良貴後。此十人者皆天下之豪士也。有金鼓所以一耳。必同法令。所以一心也。智者不得巧。愚者不得拙。所以一衆也。勇者不得先。懼者不得後。所以一力也。故一則治。異則亂。一則安。異則危。夫能齊萬不同。愚智工拙皆盡力竭能。如出乎一穴者。畢云穴一作空。空與孔同。其唯聖人矣乎。無術之智不教之能而恃彊速。賁習不足以成也。

不二

八曰天地陰陽不革而成萬物。不同目不失其明。而見白黑之殊耳。不失其聽。而聞清濁之聲。王者執一而爲萬物正軍。必有將所以一之也。國必有君所以一之也。天下必有天子所以一之也。天子必執一所以搏之也。一則治。兩則亂。今御驪馬者使四人人操一策。則不可以出於門。閭者不一也。楚王問爲國於詹子。詹者隱者詹子對曰。何聞爲身不聞爲

此下似非此篇

國詹子豈以國可無爲哉以爲爲國之本在於爲身身爲而家爲家爲而國爲國爲而天下爲故曰以身爲家以家爲國以國爲天下此四者異位同本故聖人之事廣之則極宇宙窮日月約之則無出乎身者也慈親不能傳於子忠臣不能入於君唯有其材者爲近之田駢以道術說齊齊王應之曰寡人所有者齊國也願聞齊國之政田駢對曰臣之言無政而可以得政譬之若林木無材而可以得材願王之自取齊國之政也駢猶淺言之也博言之豈獨齊國之政哉變化應求而皆有章因性任物而莫不宜當彭祖以壽三代以昌五帝以昭神農以鴻鴻盛也吳起謂商文曰事君果有命矣夫商文曰何謂也吳起曰治四境之內成訓教變習俗使君臣有義父子有序子與我孰賢商文曰吾不若子曰今日置質爲臣其主安重闔生案安猶焉也今日釋璽辭官其主安輕

子與我孰賢商文曰吾不若子曰士馬成列馬與人敵人在馬前援桴
一鼓使三軍之士樂死若生子與我孰賢商文曰吾不若子吳起曰三
者子皆不吾若也位則在吾上命也夫事君言事君由天命商文曰善子問我
我亦問子世變主少羣臣相疑黔首不定屬之子乎屬之我乎吳起默
然不對少選曰與子商文曰是吾所以加於子之上已吳起見其所以
長而不見其所以短知其所以賢而不知其所以不肖故勝於西河而
困於王鐸王鐸譜之於武侯傾造大難闔生案傾讀為頃猶卒也身不得死焉夫吳勝於齊
而不勝於越齊勝於宋而不勝於燕故凡能全國完身者其唯知長短
羸絀之化邪

執一

呂氏春秋卷第十七

呂氏春秋卷第十八

審應覽第六 重言 精諭 離謂 淫辭 不屈 應言 具備

一曰人主出聲應容不可不審凡主有識言不欲先人唱我和人先我隨以其出爲之入以其言爲之名取其實以責其名則說者不敢妄言而人主之所執其要矣孔思請行魯君曰天下主亦猶寡人也將焉之

孔思子思也

孔思對曰蓋聞君子猶鳥也駭則舉魯君曰主不肖而皆以然

也違不肖過不肖而自以爲能論天下之主乎

闔生案論猶擇也

凡鳥之舉也

去駭從不駭去駭從不駭未可知也去駭從駭則鳥曷爲舉矣孔思之對魯君也亦過矣魏惠王使人謂韓昭侯曰夫鄭乃韓氏亡之也願君之封其後也此所謂存亡繼絕之義君若封之則大名昭侯患之公子食我曰臣請往對之公子食我至於魏見魏王曰大國命弊邑封鄭之

後弊邑不敢當也弊邑爲大國所患昔出公之後聲氏爲晉公拘於銅

鞮大國弗憐也而使弊邑存亡繼絕弊邑不敢當也出公聲氏韓之先君也曾爲晉公所

執於銅鞮魏國不救故以此責之魏王慙曰固非寡人之志也客請勿復言言封鄭非寡人意也

是舉不義以行不義也闔生案舉不義以行於不義猶言以不義責不義也魏王雖無以應韓之爲不

義愈益厚也公子食我之辯適足以飾非遂過魏昭王問於田詘曰寡

人之在東宮之時聞先生之議曰爲聖易有諸乎田詘對曰臣之所舉

也有是言昭王曰然則先生聖于也于乎也田詘對曰未有功而知其聖也是

堯之知舜也待其功而後知其舜也是市人之知聖也今詘未有功而

王問詘曰若聖乎敢問王亦其堯邪昭王無以應田詘之對昭王固非

曰我知聖也耳問曰先生其聖乎已因以知聖對昭王昭王有非其有

田詘不察趙惠王謂公孫龍曰寡人事偃兵十餘年矣而不成兵不可

偃乎公孫龍對曰偃兵之意兼愛天下之心也兼愛天下不可以虛名

爲也必有其實今藺離石入秦二縣叛趙自入於秦也今屬西河而王綰素布總綰素布總

喪國之服東攻齊得城而王加膳置酒秦得地而王布總齊亡地而王加膳

所非兼愛之心也畢云所疑是此此偃兵之所以不成也今有人於此無禮慢

易而求敬阿黨不公而求令煩號數變而求靜彙戾貪得而求定雖黃

帝猶若困衛嗣君欲重稅以聚粟民弗安以告薄疑曰民甚愚矣夫聚

粟也將以爲民也其自藏之與在於上奚擇薄疑曰不然其在於民而

君弗知其不如在上也其在於上而民弗知其不如在民也凡聽必反

諸已審則令無不聽矣國久則固固則難亡今虞夏殷周無存者皆不

知反諸已也公子沓相周申向說之而戰申向周人與公子沓相說見之而戰戰懼也公子

沓嘗之曰申子說我而戰爲吾相也夫申向曰向則不肖雖然公子年

嚴駟亦秦之失

二十而相見老者而使之戰請問孰病哉公子沓無以應戰者不習也

不慣習見尊者故

使人戰者嚴駟也

嚴尊駟驕

意者恭節而人猶戰任不在貴者矣

故人雖時有自失者猶無以易恭節自失不足以難以嚴駟則可

審應覽

二曰人主之言不可不慎高宗天子也卽位諒闇三年不言卿大夫恐

懼患之高宗乃言曰以余一人正四方余唯恐言之不類也茲故不言

類善

古之天子其重言如此故言無遺者成王與唐叔虞燕居援梧葉

以爲珪而授唐叔虞曰余以此封女叔虞喜以告周公周公以請曰天

子其封虞邪成王曰余一人與虞戲也

說苑無人字是

周公對曰臣聞之天子無

戲言天子言則史書之工誦之士稱之於是遂封叔虞于晉周公且可

謂善說矣一稱而令成王益重言明愛弟之義有輔王室之固

闔生案有讀又

荊莊王立三年不聽而好讒

讒言

成公賈入諫王曰不穀禁諫者今子

諫何故對曰臣非敢諫也願與君王讎也王曰胡不設不穀矣

設施也何不施讒言

於不穀也

對曰有鳥止於南方之阜三年不動不飛不鳴是何鳥也王射之

曰有鳥止於南方之阜其三年不動將以定志意也其不飛將以長羽

翼也其不鳴將以覽民則也是鳥雖無飛飛將冲天雖無鳴鳴將駭人

賈出矣不穀知之矣明日朝所進者五人所退者十人羣臣大說荊國

之衆相賀也故詩曰何其久也必有以也何其處也必有與也其莊王

之謂邪成公賈之讎也賢於太宰嚭之說也太宰嚭之說聽乎夫差而

吳國爲墟成公賈之讎喻乎荊王而荊國以霸齊桓公與管仲謀伐莒

謀未發而聞於國桓公怪之曰與仲父謀伐莒謀未發而聞於國其故

何也管仲曰國必有聖人也桓公曰嚭日之役者有執蹠癩而上視者

蹠踰畢云瘠字無攷注亦難曉說苑作執柘杵
墨子備穴篇用掘若松爲穴戶蹠字與瘠相似意者其是邪乃令復役

無得相代少頃東郭牙至管仲曰此必是已乃令賓者延之而上分級而立管子曰子邪言伐莒者對曰然管仲曰我不言伐莒子何故言伐莒對曰臣聞君子善謀小人善意臣竊意之也管仲曰我不言伐莒子何以意之對曰臣聞君子有三色顯然喜樂者鐘鼓之色也湫然清靜者衰經之色也艷然充盈手足矜者兵革之色也日者臣望君之在臺上也艷然充盈手足矜者此兵革之色也君眩而不險眩開險閉所言者莒也君舉臂而指所當者莒也臣竊以慮諸侯之不服者其惟莒乎臣故言之凡耳之聞以聲也今不聞其聲而以其容與臂是東郭牙不以耳聽而聞也桓公管仲雖善匿弗能隱矣故聖人聽於無聲視於無形詹何田子方老耽是也

重言

三曰聖人相諭不待言有先言言者也海上之人有好蜻者每居海上從蜻游蜻之至者百數而不止前後左右盡蜻也終日玩之而不去其父告之曰聞蜻皆從女居取而來吾將玩之明日之海上而蜻無至者矣勝書說周公旦曰廷小人衆徐言則不聞疾言則人知之徐言乎疾言乎周公旦曰徐言勝書曰有事於此而精言之而不明勿言之而不成精言乎勿言乎周公旦曰勿言故勝書能以不言說而周公旦能以不言聽此之謂不言之聽不言之謀不聞之事殷雖惡周不能疵矣口喑不言以精相告紂雖多心弗能知矣目視於無形耳聽於無聲商聞雖衆弗能窺矣

闔生案聞疑爲聞

同惡同好志皆有欲雖爲天子弗能離矣孔子

見溫伯雪子不言而出子貢曰夫子之欲見溫伯雪子好矣

莊子好矣作久矣

此諷嫪毒是時毒蓋有異謀矣而不韋恐其獲禍也

今也見之而不言其故何也孔子曰若夫人者目擊而道存矣不可以容聲矣故未見其人而知其志見其人而心與志皆見天符同也聖人之相知豈待言哉白公問於孔子曰人可與微言乎孔子不應白公曰若以石投水奚若孔子曰沒人能取之白公曰若以水投水奚若孔子曰淄澠之合者易牙嘗而知之白公曰然則人不可與微言乎孔子曰胡爲不可唯知言之謂者爲可耳白公弗得也知謂則不以言矣言者謂之屬也求魚者濡爭獸者趨非樂之也故至言去言至爲無爲淺智者之所爭則末矣此白公之所以死於法室

列子及淮南俱作浴室

齊桓公合諸

侯衛人後至公朝而與管仲謀伐衛退朝而入衛姬望見君下堂再拜請衛君之罪公曰吾於衛無故子曷爲請對曰妾望君之入也足高氣彊有伐國之志也見妾而有動色伐衛也明日君朝揖管仲而進之管

仲曰君舍衛乎公曰仲父安識之管仲曰君之揖朝也恭而言也徐見
臣而有慙色臣是以知之君曰善仲父治外夫人治內寡人知終不爲
諸侯笑矣桓公之所以匿者不言也今管子乃以容貌音聲夫人乃以
行步氣志桓公雖不言若暗夜而燭燎也晉襄公使人於周曰弊邑寡
君寢疾卜以守龜曰三塗爲祟弊邑寡君使下臣願藉途而祈福焉天
子許之朝禮使者事畢客出萇弘謂劉康公曰夫祈福於三塗而受禮
於天子此柔嘉之事也而客武色殆有他事願公備之也劉康公乃倣
戎車卒士以待之晉果使祭事先因令楊子將卒十二萬而隨之涉於
棘津襲聊阮梁蠻氏滅三國焉此形名不相當聖人之所察也萇弘則
審矣故言不足以斷小事唯知言之謂者可爲

精諭

可爲當作爲可

四曰言者以諭意也言意相離凶也亂國之俗甚多流言而不顧其實務以相毀務以相譽毀譽成黨衆口熏天賢不肖不分以此治國賢主猶惑之也又況乎不肖者乎惑者之患不自以爲惑故惑惑之中有曉焉冥冥之中有昭焉亡國之主不自以爲惑故與桀紂幽厲皆也然有亡者國無二道矣鄭國多相縣以書者子產令無縣書鄧析致之子產令無致書鄧析倚之令無窮則鄧析應之亦無窮矣是是不可無辨也可不可無辨而以賞罰其罰愈疾其亂愈疾此爲國之禁也故辨而不當理則僞知而不當理則詐詐僞之民先王之所誅也理也者是非之宗也洧水甚大鄭之富人有溺者人得其死者畢云死與戶同富人請贖之其人求金甚多以告鄧析鄧析曰安之人必莫之賣矣意林作必無買此者得死者患之以告鄧析鄧析又荅之曰安之此必無所更買矣意林作必無人更買義必無不贖

夫傷忠臣者有似於此也。夫無功不得民，則以其無功不得民，傷之有功得民，則又以其有功得民，傷之人主之無度者，無以知此，豈不悲哉。比干、萇弘以此死，箕子、商容以此窮，周公、召公以此疑，范蠡、子胥以此流，死生存亡安危從此生矣。子產治鄭，鄧析務難之，與民之有獄者約大獄一衣，小獄襦袴，民之獻衣襦袴而學訟者，不可勝數，以非爲是，是以爲非，是非無度而可與不可日變，所欲勝因勝，所欲罪因罪，鄭國大亂，民口謹譁，子產患之，於是殺鄧析而戮之，民心乃服，是非乃定，法律乃行，今世之人多欲治其國而莫之誅，鄧析之類，此所以欲治而愈亂也。齊有事人者，所事有難而弗死也，遇故人於塗，故人曰：「固不死乎？」對曰：「然。」凡事人以爲利也，死不利，故不死。故人曰：「子尙可以見人乎？」對曰：「子以死爲顧，可以見人乎？」顧反是者數傳不死於其君，長大不義也，其辭

猶不可服辭之不足以斷事也明矣夫辭者意之表也鑒其表而棄其

意恃故古之人得其意則舍其言矣聽言者以言觀意也聽言而意不

可知其與橋言無擇橋戾也齊人有滄于髡者以從說魏王魏王辯之魏

以爲約車十乘將使之荆辭而行有以橫說魏王魏王乃止其行畢云

辯達又為失從之意又失橫之事夫其多能不若寡能其有辯不若無辯周鼎

著。錘。而。齧。其。指。先。王。有。以。見。大。巧。之。不。可。為。也。極巧工也周鼎著錘於鼎使

離謂

五曰非辭無以相期從辭則亂亂辭之中又有辭焉心之謂也言不欺

心則近之矣凡言者以諷心也言心相離而上無以參之則下多所言

非所行也所行非所言也言行相詭不祥莫大焉空雄之遇秦趙相與

約空雄地名畢云當作空雒約曰自今以來秦之所欲為趙助之趙之所欲為秦助之

居無幾何秦興兵攻魏趙欲救之秦王不說使人讓趙王曰約曰秦之所欲爲趙助之趙之所欲爲秦助之今秦欲攻魏而趙因欲救之此非約也趙王以告平原君平原君以告公孫龍公孫龍曰亦可以發使而讓秦王曰趙欲救之今秦王獨不助趙此非約也孔穿公孫龍相與論

於平原君所深而辯至於藏三牙公孫龍言藏之三牙甚辯

畢云臧三耳見孔叢

子此傳寫致誤臧我通謂羊也三耳者龍意兩耳形也又有一司聽者以君之故爲三耳

孔穿不應少選辭而出明日孔

穿朝平原君謂孔穿曰昔者公孫龍之言甚辯孔穿曰然幾能令藏三牙矣雖然難願得有問於君謂藏三牙甚難而實非也謂藏兩牙甚易而實是也不知君將從易而是也者乎將從難而非者乎平原君不應明日謂公孫龍曰公無與孔穿辯

畢云孔叢子有其人理勝於辭公辭勝於理二語亦當並引

荆柱

國莊伯令其父視曰日在天視其奚如曰正圓視其時日當今

闔生案日當爲

曰令謁者駕曰無馬令涓人取冠進上問馬齒圍人曰齒十二與牙三

十人有任臣不亡者臣亡莊伯決之任者無罪斷之使無罪宋有澄子者亡緇

衣求之塗見婦人衣緇衣援而弗舍欲取其衣曰今者我亡緇衣婦人

曰公雖亡緇衣此實吾所自爲也澄子曰子不如速與我衣昔吾所亡

者紡緇也今子之衣禪緇也以禪緇當紡緇子豈不得哉宋王謂其相

唐鞅曰寡人所殺戮者衆而羣臣愈矣不畏其故何也唐鞅對曰王之

所罪盡不善者也罪不善善者故爲不畏荀子注引作善者胡爲畏王欲羣臣之畏

也不若無辨其善與不善而時罪之若此則羣臣畏矣居無幾何宋君

殺唐鞅唐鞅之對也不若無對惠子爲魏惠王爲法爲法已成以示諸

民人良一作良人皆善之獻之惠王惠王善之以示翟翦翟翦曰善也惠

王曰可行邪翟翦曰不可惠王曰善而不可行何故翟翦對曰今舉大

木者前呼輿譎後亦應之此其於舉大木者善矣輿譎或作邪譎舉豈重勸力之歌聲也

無鄭衛之音哉然不若此其宜也夫國亦木之大者也

淫辭

六曰察士以爲得道則未也雖然其應物也辭難窮矣辭難窮其爲禍福猶未可知察而以達理明義則察爲福矣察而以飾非惑愚則察爲禍矣古者之貴善御也以逐彙禁邪也魏惠王謂惠子曰上世之有國必賢者也今寡人實不若先生願得傳國惠子辭王又固請曰寡人莫有之國於此者也而傳之賢者民之貪爭之心止矣欲先生之以此聽寡人也惠子曰若王之言則施不可而聽矣王固萬乘之主也以國與人猶尙可今施布衣也可以有萬乘之國而辭之此其止貪爭之心愈甚也惠王謂惠子曰古之有國者必賢者也夫受而賢者舜也是欲惠

之猶是也

子之爲舜也夫辭而賢者許由也是惠子欲爲許由也傳而賢者堯也是惠王欲爲堯也堯舜許由之作非獨傳舜而由辭也他行稱此今無

其他而欲爲堯舜許由故惠王布冠而拘于鄆鄆邑名自拘於鄆將服於齊也齊威王幾

弗受幾危危不受魏惠王也惠子易衣變冠乘輿而走幾不出乎魏境言幾不免難於魏境內也

凡自行不可以幸爲必誠闕生案爲字絕句必誠句匡章謂惠子於魏王之前曰蝗

螟農夫得而殺之奚故爲其害稼也今公行多者數百乘步者數百人

少者數十乘步者數十人此無耕而食者其害稼亦甚矣惠王曰惠子

施也難以辭與公相應公謂匡章雖然請言其志惠子曰今之城者或者操

大築乎城上或負畚而赴乎城下或操表掇以善睇望若施者其操表

掇者也施惠子名表掇儀度使工女化而爲絲不能治絲使大匠化而爲木不能

治木使聖人化而爲農夫不能治農夫施而治農夫者也公何事比施

此疑有所指借惠子為寄
寓耳或者謂已之為秦仲
父有大功與惠子異歟

於騰螟乎惠子之治魏為本其治不治當惠王之時五十戰而二十敗

所殺者不可勝數大將愛子有禽者也

愛子太子申也

大術之愚為天下笑得

舉其諱

天下人笑之得舉書其諱惡

乃請令周太史更著其名

言惠王比惠子於管夷吾欲更著其名

仲父之名也

圍邯鄲三年而弗能取士民罷潞

潞贏也畢云潞露同

國家空虛天下之

兵四至衆庶誹謗諸侯不譽謝於翟翦而更聽其謀社稷乃存

翟翦言惠子之

法善而不可行

名寶散出土地四削魏國從此衰矣仲父大名也讓國大實也

說以不聽不信聽而若此不可謂工矣不工而治賊天下莫大焉幸而

獨聽於魏也以賊天下為實以治之為名匡章之非不亦可乎白圭新

與惠子相見也惠子說之以彊白圭無以應惠子出白圭告人曰人有

新取婦者婦至宜安矜煙視媚行

媚行徐行

豎子操蕉火而鉅新婦曰蕉火

大鉅

畢云蕉薪樵也

入於門門中有歛陷

歛讀曰脅畢云即坎陷

新婦曰塞之將傷人之

足此非不便之家氏也

家氏婦氏闔生案之猶是也言非不便此家人

然而有大甚者今惠子

之遇我尚新其說我有大甚者惠子聞之曰不然詩曰愷悌君子民之

父母愷者大也悌者長也君子之德長且大者則為民父母父母之教

子也豈待久哉何事比我於新婦乎詩豈曰愷悌新婦哉誹汗因汗誹

辟因辟是誹者與所非同也白圭曰惠子之遇我尚新其說我有大甚

者惠子聞而誹之因自以為為之父母其非有甚於白圭亦有大甚者

不屈

七曰白圭謂魏王曰市丘之鼎以烹雞多洎之則淡而不可食

畢云史記索隱

作留牛之鼎為是少洎之則焦而不熟然而視之蠕焉美無所可用惠子

之言有似於此惠子聞之曰不然使三軍饑而居鼎旁適為之飶則莫

宜之此鼎矣白圭聞之曰無所可用者意者徒加其飶邪白圭之論自

之猶於也

此非以自况耶人有非之
皆以爲少秦王矣

恃其少魏王大甚以惠子之言螭焉美無所可用是魏王以言無所可
用者爲仲父也是以言無所用者爲美也公孫龍說燕昭王以偃兵昭
王曰甚善寡人願與客計之公孫龍曰竊意大王之弗爲也王曰何故
公孫龍曰日者大王欲破齊諸天下之士其欲破齊者大王盡養之知
齊之險阻要塞君臣之際者大王盡養之雖知而弗欲破者大王猶若
弗養其卒果破齊以爲功今大王曰我甚取偃兵諸侯之士在大王之
本朝者盡善用兵者也臣是以知大王之弗爲也王無以應司馬喜難
墨者師於中山王前以非攻曰先生之所術非攻夫闔生案墨者師曰
然曰今王興兵而攻燕先生將非王乎墨者師對曰然則相國是攻之
乎司馬喜曰然墨者師曰今趙興兵而攻中山相國將是之乎司馬喜
無以應路說謂周頗曰公不愛趙天下必從周頗曰固欲天下之從也

臧謂臧獲也注誤

令負牛書使牛負書也注及畢說皆非是

天下從則秦利也路說應之曰然則公欲秦之利夫周頗曰欲之路說

曰公欲之則胡不為從矣魏令孟卬割絳窳安邑之地以與秦王畢云窳疑

即汾之異文安邑魏都也奈何割以與人此殊不可信王喜令起賈為孟卬求司徒於魏王畢云即芒卯魏王

不說應起賈曰卬寡人之臣也寡人寧以臧為司徒無用卬願大王之

更以他人詔之也起賈出遇孟卬於廷曰公之事何如起賈曰公甚賤

於公之主公之主曰寧用臧為司徒無用公孟卬入見謂魏王曰秦客

何言王曰求以女為司徒孟卬曰王應之謂何王曰寧以臧無用卬也

孟卬太息曰宜矣王之制於秦也王何疑秦之善臣也以絳窳安邑令

負牛書與秦猶乃善牛也卬雖不肖獨不如牛乎且王令三將軍為臣

先曰視卬如身身王是重臣也令二輕臣也令臣責卬雖賢固能乎闕生案王

令歧二是輕臣也令見輕之臣責秦雖賢安能有効乎文有脫誤居三日魏王乃聽起賈凡人主之與

其大官也為有益也今割國之錙錘矣而因得大官且何地以給之大
官人臣之所欲也孟印令秦得其所欲秦亦令孟印得其所欲責以償
矣尙有何責魏雖彊猶不能責無責又況於弱魏王之令乎孟印為司
徒以棄其責則拙也秦王立帝宜陽令許綰誕魏王誕詐也魏王將入秦

魏敬謂王曰河內孰與梁重王曰梁重又曰梁孰與身重王曰身重又
曰若使秦求河內則王將與之乎王曰弗與也魏敬曰河內三論之下

也

三論謂河內與梁及身也

身三論之上也秦索其下而王弗聽索其上而王聽之

臣竊不取也王曰甚然乃輟行秦雖大勝於長平三年然後決士民倦

糧食

畢云此下脫一字

當此時也兩周全其北存魏舉陶削衛地方六百有之

勢是

有是之勢是

而入大蚤

入秦大蚤

奚待於魏敬之說也夫未可以入而入

其患有將可以入而不入與不入之時不可不熟論也

應言

爲與也弦爲弓弦與弓也

八曰。今有。羿。蠡。蒙。繁。弱。於。此。而。無。弦。則。必。不。能。中。也。中。非。獨。弦。也。而。弦。爲。弓。中。之。具。也。夫。立。功。名。亦。有。具。不。得。其。具。賢。雖。過。湯。武。則。勞。而。無。功。矣。湯。嘗。約。於。鄗。薄。矣。薄或作毫武。王。嘗。窮。於。畢。程。矣。畢程伊。尹。嘗。居。於。庖。厨。矣。太。公。嘗。隱。於。釣。魚。矣。賢。非。衰。也。智。非。愚。也。皆。無。其。具。也。故。凡。立。功。名。雖。賢。必。有。其。具。然。後。可。成。宓。子。賤。治。亶。父。恐。魯。君。之。聽。讒。人。而。令。已。不。得。行。其。術。也。將。辭。而。行。請。近。吏。二。人。於。魯。君。與。之。俱。至。於。亶。父。邑。吏。皆。朝。宓。子。賤。令。吏。二。人。書。吏。方。將。書。宓。子。賤。從。旁。時。掣。搖。其。肘。吏。書。之。不。善。則。宓。子。賤。爲。之。怒。吏。甚。患。之。辭。而。請。歸。宓。子。賤。曰。子。之。書。甚。不。善。子。勉。歸。矣。二。吏。歸。報。於。君。曰。宓。子。不。可。爲。書。君。曰。何。故。吏。對。曰。宓。子。使。臣。書。而。時。掣。搖。臣。之。肘。書。惡。而。有。甚。怒。吏。皆。笑。宓。子。此。臣。所。以。辭。而。去。也。魯。

刑形同字

此慨已之有備而不能必
之子秦王也

君太息而歎曰宓子以此諫寡人之不肖也寡人之亂子而令宓子不

得行其術必數有之矣微二人寡人幾過遂發所愛遺發而令之賣父告

宓子曰自今以來賣父非寡人之有也子之有也有便於賣父者子決

為之矣五歲而言其要要約最宓子敬諾乃得行其術於賣父三年巫

馬旗短褐衣弊裘而往觀化於賣父見夜漁者得則舍之巫馬旗問焉

曰漁為得也今子得而舍之何也對曰宓子不欲人之取小魚也古者

尺不升所舍者小魚也巫馬旗歸告孔子曰宓子之德至矣使民闡行

夜若有嚴刑於旁敢問宓子何以及於此孔子曰丘嘗與之言曰誠乎

此者刑乎彼宓子必行此術於賣父也夫宓子之得行此術也魯君後

得之也魯君後得之者宓子先有其備也先有其備豈遽必哉此魯君

之賢也三月嬰兒軒冕在前弗知欲也斧鉞在後弗知惡也慈母之愛

下乃通於天非重文也乃
讀爲能水字屬下爲句畢
衍此五字非

諭焉誠也故誠有誠乃合於情精有精乃通於天乃通於天水木石之
性皆可動也又況於有血氣者乎故凡說與治之務莫若誠聽言哀者
不若見其哭也聽言怒者不若見其鬪也說與治不誠其動人心不神

具備

呂氏春秋卷十八